

校刻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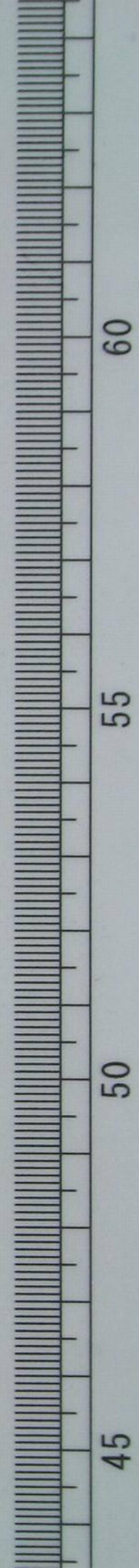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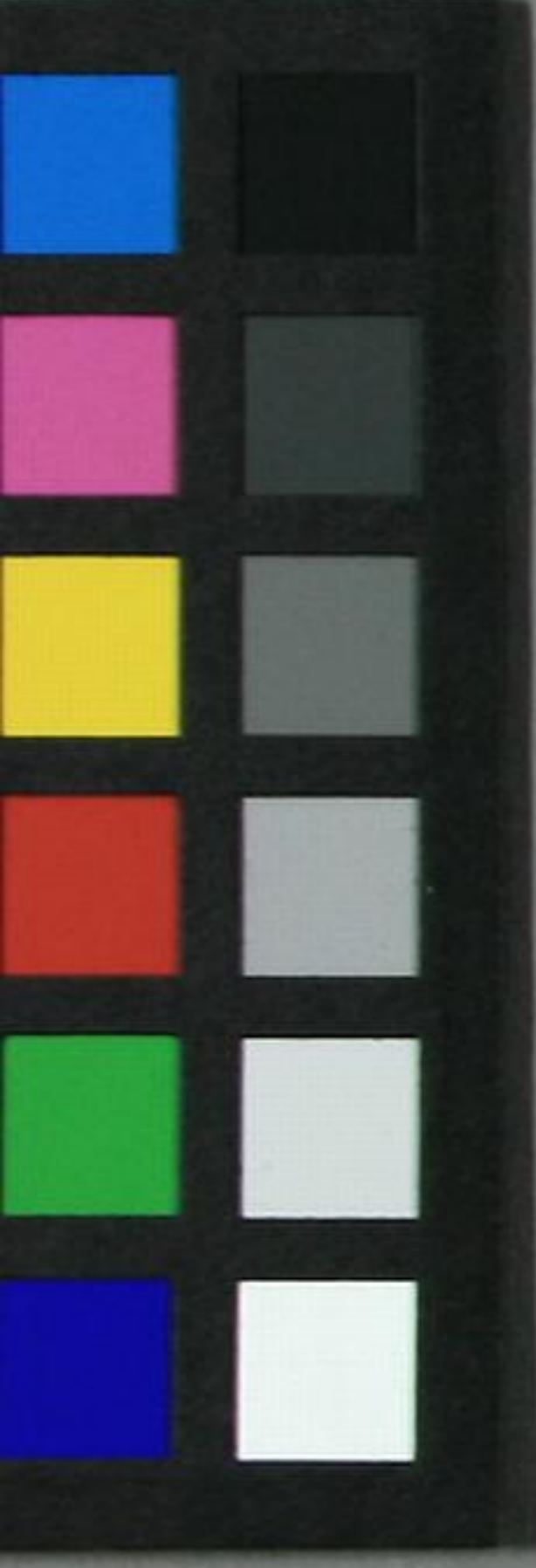
九三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1

92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

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後梁紀三

起重光協洽三月盡昭陽
作梁十一月凡二年有奇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下

乾化元年三月乙酉朔以天雄留後羅周翰為節度使。清海

靜海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襄王劉隱病亟亟紀表其弟節度

副使巖權知留後。丁亥卒隱年三十八巖襲位。岐王聚兵臨蜀東

鄙。蜀主謂羣臣曰。自茂貞為朱温所困。吾常振其乏絕事並見前紀

今乃負恩為寇。誰為吾擊之誰為子偽翻兼中書令王宗侃請行。蜀

主以宗侃為北路行營都統。司天少監趙温珪諫曰。茂貞未犯

本會五史
五代會要
五代史記
五代史記

010190617225

1821-92

畏己益驕。乃具表其狀曰。晉王等推臣。臣荷陛下厚恩。可謂未

并謂晉王。錄謂趙王鎔。

上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為河北都統。則并鎮不足平矣。

訪使河北其一也。自安史亂後。不復除授。

遣閭門使王瞳。受旨史彥羣。册命之。唐之盛時。置十道采院。官署。曾樞。

密院承旨也。梁避廟諱。改承為受。

守光命僚屬草尚父采訪使受册儀。乙卯。僚屬取

唐册。太尉儀獻之。守光視之。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對曰。尚

父雖貴。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於地。曰。我地

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尚父何足為

哉。命趣具卽帝位之儀。趣讀曰促。械繫瞳。彥羣及諸道使者於獄。既

而皆釋之。

考異曰。莊宗列傳。劉守光傳云。朱温命閭門使王瞳。供奉官史彥

探訪使儀注。取二十四日。受册朱温傳亦云。史彥羣。莊宗實錄。作史彥璋。編遺錄。彥史

皆作史彥羣。今從之。又莊宗實錄。三月己丑。鎮州遣押牙劉光業。至言劉守光凶淫。縱

毒。欲自尊大。請稔其惡。以咎之。推為尚父。乙未。上至晉陽。宮召張承業。諸將等。議討燕

之謀。諸將亦云。宜稔其禍。上令押衙戴漢超。持墨制及六鎮書。如幽州。其辭曰。天祐八

年三月二十七日。天德軍節度使宋瑤。振武節度使周德威。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易定

節度使王處直。鎮州節度使王審。河東節度使尚書令晉王董奉。冊命守光。其辭曰。天祐八

年三月二十七日。天德軍節度使宋瑤。振武節度使周德威。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易定

節度使王處直。鎮州節度使王審。河東節度使尚書令晉王董奉。冊命守光。其辭曰。天祐八

年三月二十七日。天德軍節度使宋瑤。振武節度使周德威。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易定

節度使王處直。鎮州節度使王審。河東節度使尚書令晉王董奉。冊命守光。其辭曰。天祐八

年三月二十七日。天德軍節度使宋瑤。振武節度使周德威。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易定

節度使王處直。鎮州節度使王審。河東節度使尚書令晉王董奉。冊命守光。其辭曰。天祐八

年三月二十七日。天德軍節度使宋瑤。振武節度使周德威。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易定

節度使王處直。鎮州節度使王審。河東節度使尚書令晉王董奉。冊命守光。其辭曰。天祐八

年三月二十七日。天德軍節度使宋瑤。振武節度使周德威。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易定

節度使王處直。鎮州節度使王審。河東節度使尚書令晉王董奉。冊命守光。其辭曰。天祐八

年三月二十七日。天德軍節度使宋瑤。振武節度使周德威。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易定

節度使王處直。鎮州節度使王審。河東節度使尚書令晉王董奉。冊命守光。其辭曰。天祐八

年三月二十七日。天德軍節度使宋瑤。振武節度使周德威。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易定

節度使王處直。鎮州節度使王審。河東節度使尚書令晉王董奉。冊命守光。其辭曰。天祐八

年三月二十七日。天德軍節度使宋瑤。振武節度使周德威。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易定

節度使王處直。鎮州節度使王審。河東節度使尚書令晉王董奉。冊命守光。其辭曰。天祐八

年三月二十七日。天德軍節度使宋瑤。振武節度使周德威。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易定

新史本
紀五月
癸巳此

一本問
作問下

蜀諸將擊岐兵。屢破之。秋。七月。蜀主西還。留御營使昌王

宗鐵屯利州。鐵火。外。錄。辛丑。帝避暑於張宗奭第。開平元年。張全義賜名宗奭。見上卷。按薛

亂其婦女。殆徧。宗奭子繼祚。不勝憤恥。勝音。升。欲弑

之。宗奭止之。曰。吾家頃在河陽。為李罕之所圍。見二百五十七卷。唐

哈木屑。以度朝夕。哈徒。濫。翻。賴其救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

止。甲辰。還宮。趙王鎔以楊師厚在邢州。甚懼。九域志。邢州。北至趙

會晉王於承天軍。晉王謂鎔。父友也。事之甚恭。鎔先與晉

鎔以梁寇為憂。晉王曰。朱温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

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軼徒。結。翻。僕自帥眾當之。帥讀。日。率。叔父勿

通鑑卷二百六十八

後梁紀三

以為憂。鎔捧卮為壽。謂晉王為四十六舅。晉王第鎔幼子昭誨

從行。晉王斷衿為盟。許妻以女。斷都管翻衿音由是晉趙之交遂

固。八月庚申。蜀主至成都。自利州還燕王守光將稱帝。將佐多

竊議。以為不可。守光乃置斧質於庭。質榘也曰。敢諫者斬。孫鶴曰。

滄州之破。鶴分當死。蒙王生全。事見上卷開平四年。分扶問翻。劉守光囚父

劉守文委任。不能以死殉之。乃銜守光生全之恩。忠諫而死。是可以死而不能死。可以無死而死也。以至今日。今日敢愛死而

忘恩乎。竊以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

而噉之。噉。古瓦翻。噉徒濫翻。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守光命以土窒其

口。寸斬之。呼火故翻。甲子。守光即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以梁

使王瞳為左相。盧龍判官齊涉為右相。史彥羣為御史大夫。異曰。編遺錄云。御史臺副使。今從莊宗實錄。受冊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宋白曰。平州縣

之。境。周官職方在幽州之地。春秋為山戎孤竹白狐肥子。二國地。漢為肥如石城之地。唐武德初。置平州於盧龍。岐王使劉知俊。李

繼崇將兵擊蜀。乙亥。王宗侃。王宗賀。唐道襲。王宗紹。與之戰於

青泥嶺。青泥嶺在興州長舉縣西北五十里。懸崖萬仞。上多雲雨。行者多逢泥淖。蜀兵大敗。馬步使王宗浩

奔興州。溺死於江。嘉陵江也。道襲奔興元。先是。步軍都指揮使王宗

綰。城西縣號安遠軍。九域志。西縣在興元府西一百里。宗侃宗賀等收散兵。走保

之。知俊繼崇追圍之。眾議欲棄興元。道襲曰。無興元則無安遠。

利州遂為敵境矣。九域志。興元至西縣百里。西縣抵利州界。四十五里。自界首至利州二百六十四里。吾必以死守

之。蜀主以昌王宗鑑為應援。招討使。定戎團練使王宗播為四

招討馬步都指揮使。蜀主先已遣三招討使伐岐。今又以王宗鑑為應援。招討使是為四招討。將兵救安遠

軍。壁於廉讓之間。廉水出大巴山北谷中。讓水其源起於廉水溉田之餘。東南流至古廉水城之側。二水在南鄭縣東南。杜佑曰。綿州昌明

縣有廉水。讓水。宋白續通典。縣有清廉鄉。讓水鄉。與唐道襲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曲。明

日。又戰於鳧口。斬其成州刺史李彥琛。九月。帝疾稍愈。聞晉

趙謀入寇。自將拒之。戊戌。以張宗奭為西都留守。庚子。帝發洛

陽。甲辰。至衛州。方食。軍前奏。晉軍已出井陘。陘音刑。帝遽命輦。北

趣邢洛。晝夜倍道兼行。丙午。至相州。九域志。衛州北至相州一百二十里。自相州又北。則趣邢洛。趣七

本紀舊史
五州案
五州案
西日案
先日案
二日案
代日案
十春秋

處直告難于晉難乃懷州刺史開封段明遠妹為美人戊子

帝至獲嘉九域志獲嘉縣在懷州東北一百五十里明遠饋獻豐備帝悅段明遠後改名凝階此寵任位為上將梁

遂以庚寅保塞節度使高萬興奏遣都指揮使高萬金將兵攻

鹽州刺史高行存降考異曰實錄開平三年六月丁未靈武韓遜奏叔復鹽州擒偽刺史李繼直已下六十二人至此年降高行存下

云鹽州與吐蕃党項犬牙相接為二境咽喉之地又烏池鹽醴之利戎羌意未嘗息唐建中初為吐蕃所陷砥其塘而去由是銀夏寧延泊于靈武歲以河南山東淮南青徐

江浙等道兵士不啻四萬分護其地謂之防秋貞元九年朝政稍暇乃命副元帥渾瑊總兵三萬復取其地建百雉焉自是虜塵乃息邊患遂止唐代革命又復失之今纔動偏師遽收襟要國之右臂瘡痍其息哉李茂貞養子多連繼字開平三年所收似屬鳳翔今又取復云唐革命失之前後必一誤或者開平既得又失之也壬

辰帝至洛陽疾復作復扶蜀王宗弼敗岐兵於金牛敗補邁翻下同

拔十六寨俘斬六千餘級擒其將郭存等丙申王宗鑑王宗播

敗岐兵於黃牛川擒其將蘇厚等丁酉蜀主自利州如興元援

軍既集安遠軍望其旗旗謂蜀主之旗也王宗侃等鼓譟而出與援軍夾

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斬其將李廷志等己亥岐兵解圍

遁去解安遠之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擊又破之庚子蜀主西

還岐兵既敗岐王左右石簡願譏劉知俊於岐王容翻王奪其兵

李繼崇言於王曰知俊壯士窮來歸我不宜以讒廢之王為之

誅簡願以安之為于繼崇召知俊舉族居于秦州李繼崇時鎮秦州繼崇尋不能

守秦州劉知俊由此亦降于蜀戊申燕主守光將兵二萬寇易定攻容城容城漢縣

名唐屬易州宋屬雄州王處直告急于晉十二月乙卯以朗州留後馬寶

為永順節度使同平章事寶祖宗翻馬殷之弟也鎮南留後盧延昌遊獵

無度百勝軍指揮使黎球殺之自立將殺譚全播幾居全播稱疾請

老乃免丙辰以球為虔州防禦使未幾球卒豈翻牙將李彥圖

代知州事全播愈稱疾篤劉巖聞全播病發兵攻韶州破之刺

史廖爽奔楚唐天復二年虔人取韶州至是復為劉氏廖力救翻楚王殷表為永州刺史丁

巳蜀主至成都自興元還戊午以靜海留後曲美為節度使

癸亥以靜江行軍司馬姚彥章為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

從楚王殷之請也劉巖遣兵攻容州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以

注馬以
下五字
宜刪
新史
求傳
求傳
求傳

通鑑卷一百六十八

桂州兵救之。彥章不能守。乃遷容州士民及其府藏。奔長沙。巖

遂取容管及高州。藏祖浪翻開平四年楚取容管及高州至是棄之甲子。晉王遣蕃漢馬

步總官周德威。將兵三萬攻燕。以救易定。是歲。蜀主以內樞

密使潘炕為武泰節度使。唐置武泰軍於黔州炕從弟宣徽南院使峭為內

樞密使。從才用翻峭七月翻

二年。春。正月。德威東出飛狐。自代州出飛狐宋白曰飛狐縣漢代郡地曹魏封樂進于廣昌侯國後周於五龍城置廣

昌縣隋改飛狐縣因縣北飛狐口為名。與趙王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趙王

義武王丙戌。三鎮兵進攻燕祁溝關。下之。三鎮并鎮定祁溝關在涿州南易州巨馬河之北自關而

西至易州六十里。距馬。戊子。圍涿州。宋白曰涿州古涿鹿地漢高帝置涿郡魏

大曆四年立涿州南至莫州一百六十里東北至幽州一百二十里。刺史劉知溫城守。守手劉守奇之客

劉去非大呼於城下。呼火故翻謂知溫曰。河東小劉郎來為父討賊

偽。何豫汝事。而堅守邪。守奇免胄勞之。劉守奇奔晉見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勞力到翻

知溫拜於城上。遂降。周德威疾守奇之功。諸將皆王。此周德威之

博州刺史。去非。鳳。皆幽州人也。先是。燕主守光籍境內丁壯。悉

文面為兵。雖士人。不免。鳳詐為僧。奔晉。守奇客之。先悉薦翻丁酉。德

威至幽州城下。守光來求救。二月。帝疾小愈。議自將擊鎮定。以

救之。帝聞岐蜀相攻。辛酉。遣光祿卿盧玘等。使于蜀。遣蜀主

書。批蒲眠翻呼之為兄。帝與蜀主偕起於細微者也蜀兵疆地險帝自度力不能制故用敵國禮呼之為兄甲子。

帝發洛陽。從官以帝誅戮無常。多憚行。帝聞之。益怒。是日。至白

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于路。從才用翻趣讀曰促左散騎常侍

孫鷲。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最後至。帝命撲殺之。職

日翻撲彌角翻考異曰梁祖衍宗爽之姪也。丙寅。帝至武陟。九域志武陟縣在懷

實錄云賜自盡今從莊宗實錄州東八十里。段明遠供饋有加於前。丁卯。至獲嘉。帝追思李思安去

歲。供饋有闕。貶柳州司戶。告辭。稱明遠之能。曰。觀明遠之忠勤

如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尋長流思安於崖州。賜死。時遠貶者悉賜死柳州遠

唐莊宗史 紀正月 下宜有 周字 將趙王 王宜 丁酉 庚子 日

綱目 上紀 本末 亦不

目録 追 思 作 追

通鑑卷二百六十八

除嶺嶠崖州再涉鯨更工明遠後更名凝衡翻乙亥帝至魏州命都招討

使宣義節度使楊師厚副使前河陽節度使李周彝圍棗彊招

討應接使平盧節度使賀德倫副使天平留後袁象先圍脩縣

人象先下邑人也戊寅帝至貝州辰州蠻酋宋鄴昌師益皆

帥眾降于楚會慈由翻楚王殷以鄴為辰州刺史師益為淑州刺

史淑音帝晝夜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南登觀津冢漢觀津縣

符習引數百騎巡邏不知是帝遽前逼之或告曰晉兵大至矣

帝棄行幄亟引兵趣棗彊與楊師厚軍合暹郎佐翻自下博至棗

趙州人也棗彊城小而堅趙人聚精兵數千人守之師厚急攻

之數日不下城壞復修死傷者以萬數此言攻城之城中矢石將

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詐降縋馳李周彝召問城中之備

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易以因謀曰謀當某既歸命願得一

劔効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將即周彝不許使荷檐從軍卒得間

舉檐擊周彝首踣地左右救至得免荷下可擊又如字考異曰莊宗實錄頃

之周彝晝寢左右未至其人抽檐擊周彝首踣于地求兵仗不獲周彝大呼左右救至

獲免卒脫周彝曰吾比欲刺及於朱溫之腹非圖爾也誤矣編遺錄云時有一百姓來

投軍中李周彝收于部伍間謂周彝曰請賜一劔願先登以破其牆未許間忽然抽茶

檐子揮擊周彝頭上中檐幾仆于地左右擒之元是棗彊邑中遣來詐降本意欲窺

招討使揚師厚斯人不能辦乃誤中周彝按此卒從周彝請劔周彝不許而令負檐豈

厚則似近之今既可疑皆不取帝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丙戌拔之無間老

幼皆殺之流血盈城初帝引兵度河聲言五十萬晉忻州刺史

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之存審不可

入土門則退歸晉陽矣及賀德倫攻脩縣存審謂史建瑭李嗣肱曰吾王方

有事幽薊無兵此來南方之事委吾輩敵人今脩縣方急吾輩

舊史本
配丙戌
作甲申

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脩縣。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漳水逕下博縣。蓋跨漳水為橋也。使建瑋嗣肱

分道擒生。建瑋分其麾下為五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信都漢古縣。唐帶冀州。蓋其治所。雖在郭下。而所管地界。則環冀州近郊皆是也。一之阜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明日會于

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為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斷音短。為于偽。翻語牛倨。翻。時脩縣未下。帝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

攻之。丁亥。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瑋嗣肱各將三百騎。効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幟昌。志翻。日且暮。至德倫營門。殺門者。縱

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既暝。各斬馘執俘而去。營中大擾。不知所為。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復扶。又翻。帝大駭。燒營夜遁。

以朱溫之狡。濟之以楊師厚。使遇它敵。猶在亂而能整。今史建瑋等以奇兵。撓之。遂相與狼狽。至于散遁。不能復振者。主將上下。先有畏晉之心。故也。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且。乃至冀州。脩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

之。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翻音升。日。而復遣瑋嗣肱之。翻。又。翻。日。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耳。晉王以史建瑋為先鋒。指揮使。故稱之。帝不勝

慙憤。親御六軍。見敵之遊兵而遁。故慙師屢出。而屢敗。故憤不能自勝。言其甚也。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留貝州旬餘。諸軍始集。潰散之甚。久而後集。義昌節度使劉繼威。年少。淫

虐類其父。劉繼威。父守光。淫於都。指揮使張萬進家。萬進怒殺之。詰旦。召大將周知裕。告其故。萬進自稱留後。以知裕為左都押牙。庚

子。遣使奉表請降。亦遣使降于晉。晉王命周德威安撫之。知裕心不自安。遂來奔。帝為之置歸化軍。為于。偽翻。以知裕為指揮使。凡

軍士自河朔來者皆隸之。辛丑。以萬進為義昌留後。甲辰。改義昌為順化軍。以萬進為節度使。為楊師厚劫徙。張萬進張本。乙巳。帝發貝州。

丁未。至魏州。貝州。南至魏州。二百一十里。戊申。周德威遣裨將李存暉等。攻瓦橋關。九域志。瓦橋關在涿州。南一百二十里。其將吏及莫州刺史李嚴。皆降。嚴。幽

州人也。涉獵書傳。傳直。戀翻。晉王使傳其子繼岌。嚴固辭。晉王怒。將

異本深
上有景
為景州
刺史六
字

案目錄
戊申

斬之。教練使孟知祥。徒跌入諫曰。疆敵未滅。大王豈宜以一怒

戮嚮義之士乎。言非所以招懷燕人乃免之。知祥遷之弟子。孟遷以邢州降晉。又背晉以邢州降梁者

也。孟知祥始此李克讓之壻也。李克讓晉王克用之弟吳鎮南節度使劉威。歙州

觀察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簡。皆武忠王舊將。

有大功。楊行密諡武忠王以徐溫自牙將秉政。徐溫自右牙指揮使秉政。見內

不能平。李遇尤甚。常言。徐溫何人。吾未嘗識面。一旦乃當國邪。

館驛使徐玠。使於吳越。道過宣州。溫使玠說遇入見新王。說式

見賢遇初許之。玠曰。公不爾。不爾猶言不如此也人謂公反。遇怒曰。君言遇

反。殺侍中者非反邪。侍中謂威王也。楊渥諡威王。李遇斥言徐溫殺之溫怒。以淮南

節度副使王檀為宣州制置使。王檀恐當數遇不入朝之罪。數

具翻。朝直遙翻下同遣都指揮使柴再用。帥昇潤池歙兵。納檀于宣州。帥讀

昇州副使徐知誥。為之副。遇不受代。再用攻宣州。踰月不克。

夏四月癸丑。以楚王殷為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節度使。洪鄂四

面行營都統。之洪鄂也乙卯。博王友文來朝。州行宮。請帝還

東都。丁巳。發魏州。己未。至黎陽。以疾淹留。乙丑。至滑州。黎陽至滑

耳。今滑州古城。已淪於河維州羌胡董琢反。蜀主遣保鑾軍使趙綽討平之。

己巳。帝至大梁。帝聞嶺南與楚相攻。甲戌。以右散騎常侍

韋戩等為潭廣和叶使。戩子往解之。戊寅。帝發大梁。周德

威白晉王。以兵少不足攻城。言幽州城大而固。非兵少所能攻晉王遣李存審將吐

谷渾契苾騎兵會之。契苾訖翻李嗣源攻瀛州。刺史趙敬降。五月

甲申。帝至洛陽。疾甚。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薛貽矩卒。

燕王守光遣其將單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龍

頭岡。龍頭岡在幽州城東南。考異曰。莊宗實錄作羊頭岡。今從莊宗列傳。莊宗實

云。五月七日擒廷珪。十日次大城。今從之廷珪曰。今日必擒周楊五以獻。楊五者。德威

小名也。既戰。見德威於陳。陳讀援槍單騎逐之。援于槍及德威

背。德威側身避之。奮槌反擊。廷珪墜馬。單廷珪之馬方疾馳。勢不得止。周德威側身避其鋒。馬差過前。

十國世
家作王
十國
春秋同

舊史本
在

戊寅
紀事
有未
以攻

燕考
燕上
有乙
字

案周
五已
二百
十一

通鑑卷之九十一

十一

文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為太子。帝意常屬之。之屬

友珪心不平。友珪嘗有過。帝撻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

王氏召友文于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

夕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攻圖。

時不可失。古人有言曰。淫而不父。必有子禍。豈不信哉。說式芮翻。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

為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勅敬翔時為宣政使。故使之行勅。翔佐帝有年矣。軍國大謀無不預。隨事彌縫。轉帝兇暴之氣。以成功。亦不為小。寢疾彌留。而出友珪於外。使翔能為之謀。則必有以處友珪。而帝免刺刃之禍。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哉。時左遷

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勅。以情告之。勅亦見功臣宿將。多以小過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臣子俱逆。亦上之人有以致之也。被皮義翻。勅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

鶴士。入伏于禁中。梁以侍衛親軍為控鶴軍。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反者為誰。友珪曰。非也。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賊

不早殺之。汝恃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又謂沒翻。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帝腹。刃出于背。刺七。亦翻。友珪自以敗衄。裹

之。瘞于寢殿。年六十一。瘞於計翻。祕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己卯。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

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勅為友珪謀。偽于。為子。多出府庫金帛。還從。宣翻。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辛巳。丁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

喪。宣遺制。友珪即皇帝位。時朝廷新有內難。中外人情怊怛。乃。且翻。怊。許勇翻。許州軍士更相告變。匡國節度使韓建。皆不之省。亦不為備。更。工。衡。翻。省。悉。景。翻。史。言。韓。建。死。期。將。至。丙申。馬步都指揮使張厚作亂。殺建。考。異。日。莊。宗。實。錄。九。月。建。遇。害。今。從。薛。史。友珪不敢詰。詰。去。吉。翻。甲辰。以厚為陳州刺史。秋。七

月。丁未。大赦。天雄節度使羅周翰。幼弱。軍府事皆決於牙內。都指揮使潘晏。北面都招討使宣義節度使楊師厚。軍於魏州。

舊史本
傳此取
本紀

五代會
要即位
案三日
已卯

久欲圖之。憚太祖威嚴，不敢發。至是，師厚館於銅臺驛。因銅雀臺不在魏州，在鄴。潘晏入謁，執而殺之。引兵入牙城，據位見事。壬子，制

以師厚為天雄節度使。考異曰：梁功臣列傳楊師厚傳云：太祖初棄天下，將滅廷範，趙訓將謀反，變有密告者，師厚布兵擒捕斬之。七月，除魏博節度使，薛史師厚傳略同。今從莊宗列傳。朱友珪傳及莊宗實錄：徙周翰為宣

義節度使。唐僖宗文德元年，羅弘信得魏博，傳子至孫而亡。以待衛諸軍使韓勅領匡國

節度使。韓勅以同逆領節。甲寅，加吳越王繆尚父。甲子，以均王友

貞為開封尹，東都留守。蜀太子元坦，更名元膺。宗懿更名元坦，見上卷開平四年。

以河南尹張宗奭為國計使。凡天下金穀，舊隸建昌官者，悉主

之。梁祖受禪，以博王友文領建昌宮使，專領金穀。友珪既殺友文，故廢之而置國計使。八月，龍驤軍三千人，戍懷

州者。戍懷州，所以備晉人。自上黨下太行，以親洛陽。潰亂東走，所過剽掠。宗列傳：友珪傳云：重霸

據懷州為亂，壯健者團結於鞏村，將為朱溫雪耻。明宗實錄：杜晏球傳云：龍驤軍作亂，欲入京城，已至河陽。今按梁祖實錄：戊子，鄭州奏稱：懷州屯駐龍驤騎軍潰散，十一日

夜至州南十五里鞏村，安下及五鼓分隊，逃遁，安得據懷州及至河陽軍也。戊子，遣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霍

彥威、左耀武指揮使杜晏球討之。庚寅，擊破亂軍，執其都將劉

重遇於鄴陵。甲午，斬之。為友貞以龍驤軍起義，誅友珪張本。郢王友珪既篡立，諸宿

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河中，護國節度使冀

王朱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聲聞甚

惡。聞音。吾備位藩鎮，心竊恥之。朱友謙本陝州牙將，朱簡也。唐末附朱溫，賜名友謙，列於諸子，故因此聲友珪弒逆之罪。友珪加友謙侍中、中書令，以詔

書自辯，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所立者為誰？先帝晏駕，不以理

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為？戊戌，以待衛諸軍使韓勅為西面

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丁

未，以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為河中都招討使，更以韓勅副之。

友珪以兵部尚書知崇政院事，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己，

欲解其內職。內職謂知崇政院事。恐失人望。庚午，以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壬申，以戶部尚書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事。敬翔李振於此

通鑑卷一百六十八 後梁紀三

時皆先朝佐命功臣也。李振代敬翔領崇政院使，則振與友珪同惡。敬翔雖稱疾不預事，若律之以古人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之法，亦不免於死。

康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五萬屯河中城西，攻之甚急。晉

王遣其將李存審、李嗣肱、李嗣恩將兵救之。敗梁兵于胡壁。

王遣其將李存審、李嗣肱、李嗣恩將兵救之。敗梁兵于胡壁。周

隱請召劉威。事見二百六十五年威由是為帥府所忌。帥府謂廣陵帥府

或譖之於徐溫。溫將討之。威幕客黃訥說威曰：「威曰：公受謗雖

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陶雅聞李遇

敗，亦懼。與威偕詣廣陵。溫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優加官

爵。雅等悅服。由是人皆重溫。訥，蘇州人也。溫與威雅帥將吏請

於李儼承制，加嗣吳王隆演太師、吳王加也。楊行密因李儼來使，尊之

而請於儼，帥讀曰：「率以溫領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軍司馬

如故。溫遣威雅還鎮。」劉威鎮洪州，陶雅鎮歙州。徐溫事威雅，如事楊行密，貴而不敢忘舊者，能矯情為之。至於遣威雅歸鎮，不特時人服

之威雅亦心服矣。自古以來英雄分量固自不同。至於

隨其分量以制一時之事，則一也。善觀史者毋忽諸。

川曰：武德軍。朱友謙復告急于晉。又翻。冬十月，晉王自將自

澤潞而西。不自太原南出遇康懷貞於解縣。宋白曰：解縣漢舊縣，後魏改為北解縣。按此，前解縣

在臨晉縣界。隋開皇十六年於此置解縣。大業二年省。九年自綏化故城移虞鄉縣於

廢縣理。唐武德元年改虞鄉縣為解縣。仍於蒲州界別置虞鄉縣。九域志：解在蒲州東

九十五里。虞鄉在蒲州東六十里。解戶買翻。考異曰：莊宗同光四年實錄：莊宗列傳

薛史唐餘錄：朱友謙傳皆云：與汴軍遇於平陽。大破之。今從莊宗天祐九年實錄。

大破之，斬首十級。至白徑嶺而還。白徑嶺在河中安邑縣東梁兵解圍，退保夾

州。九域志：河中南至陝州二百三十八里。陝失再翻友謙身自至猗氏，謝晉王。

九十里。從者數千人，撤武備，詣晉王帳，拜之為舅。晉王夜置酒，張

樂。友謙大醉。晉王留宿帳中。友謙安寢，鼾息自如。朱友謙以此示委也。鼾下

也。鼾下。旦。明日復置酒而罷。楊師厚既得魏博之眾，又兼都招

討使，宿衛勁兵多在麾下。諸鎮兵皆得調發。調徒威勢甚重。心

輕鄧王友珪。遇事往往專行，不顧友珪患之。發詔召之，云：「有北

邊軍機，欲與卿面議。」師厚將行，其腹心皆諫曰：「往必不測。」師厚曰：「吾知其為人，雖往如我何。」乃帥精兵萬餘人度河趣洛陽。

曰率趣 友珪大懼。丁亥。至都門。城外郭門 留兵於外。與十餘人

入見。見賢 友珪喜。甘言遜詞。以悅之。賜與巨萬。癸巳。遣還。十

一月。趙將王德明。將兵三萬。掠武城。武城漢之東。武城縣。唐屬貝州。九域志。在州東五十里。 至

于臨清。攻宗城。下之。癸丑。楊師厚伏兵唐店。邀擊大破之。斬首

五千餘級。甲寅。葬神武元聖孝皇帝于宜陵。宜陵在河。南伊闕縣。廟號太

祖。吳淮南節度副使陳璋等。將水軍襲楚岳州。執刺史苑玫。

開平元年。楚取岳州。三年。苑玫降楚。至此為淮南所執。攻自江西。降楚。楚使之守岳州也。 楚王殷遣水軍都指揮使楊

定真。救岳州。璋等進攻荆南。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拒之。吳恐

楚人救荆南。遣撫州刺史劉信。將江撫袁吉信五州兵屯吉州。

為璋聲援。屯吉州。以張聲勢。若將進兵。攻潭衡者。以牽制楚兵。 十二月。戊寅。蜀行營都指揮

使王宗汾。攻岐文州。拔之。守將李繼夔走。文州古陰平之地。將即亮翻下同。 是歲

陽州都將劉訓殺刺史。以州降晉。晉王以為瀛州刺史。訓。永和

人也。永和縣。九域志。在州西一百里。 虔州防禦使李彥圖卒。州人

奉譚全播。知州事。遣使內附。詔以全播為百勝防禦使。虔韶二

州節度開通使。虔州先有百勝指揮。今因以為軍州之號。開通使者。言使之開通道路。南達交廣也。 高季昌出

兵。聲言助梁伐晉。進攻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孔勅擊敗之。自

是朝貢路絕。高季昌既與孔勅交惡。入梁之路。遂絕。不復朝貢。敗補邁翻。 勅。兗州人也。

均王上之上。諱友貞。太祖第三子。王溥會要曰。位第四子。母曰元貞皇后。張氏。即位改名瑛。其後又改名鎰。余按王溥云。位第四子者。併假子。博王友文。數之也。

乾化三年。春。正月。丁巳。晉周德威拔燕順州。唐貞觀四年。平突厥。以其部落置順州。長四

州六年。以順州僑治營州。南之五柳。戍沈括曰。幽州東北三十里。有望京館。東行少北。十里。餘出古長城。又二十里。至申頓。又踰孫侯河。行二十里。至順州。其北平斥。土厚宜

稼。又東北行七十里。至檀州。金人疆域圖。順州至燕京一百十五里。匈奴須知。順州南至燕京九十里。其馘道里遠近不同。今並存之。宋白曰。幽州東北至順州八十里。大元

順州領懷柔密雲二縣。屬大同府路。 癸亥。郢王友珪。朝享太廟。朝直 甲子。祀圓丘。大

赦。改元鳳歷。考異曰。莊宗列傳云。七日。實錄云。庚戌。友珪祀圓丘。改元。今從薛史。 吳陳璋攻荆南。不

克而還。荆南兵與楚兵會於江口。以邀之。江口。荆江口也。還音旋。又如字。 璋知之。

舟二百艘。駢為一列。夜過。二鎮兵遽出追之。不能及。艘。蘇 晉

一作本紀將

西字記

周德威拔燕安遠軍。薊州將成行言等降于晉。將即亮翻。宋白曰。薊州治漁陽。本春秋無終子之國。隋開皇初。徙玄州於此。煬帝廢州。立漁陽郡。唐初廢郡。其地屬幽州。開元十八年。置薊州。取古薊門關以名州。西至幽州二百一十里。

二月壬午。蜀大赦。郢王友珪既得志。遽為荒淫。內外憤怒。友珪雖以金縉。終莫之附。隋徒濫翻。謝馬都尉趙巖。雙之子。趙雙守陳州。拒黃巢有功。見書紀。

傳宗。太祖之壻也。巖尚太祖女。長樂公主。左龍虎統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袁象先。太祖之甥也。袁象先父敬初。尚太祖妹萬安大長公主。巖奉使至大梁。使疏均王

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楊師厚。官中書

令為北面都招討使。故稱之。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時梁重兵皆在楊師厚之手。又勳名為衆所服。故欲得其

望屬在大梁。說式芮翻。屬之欲翻。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犒若到翻。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

弒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分扶問翻。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弒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讎。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

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處昌呂翻。師厚曰。吾幾誤計。依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虞

候譙人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為外應。譙漢縣。唐帶亳州。趙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密定計。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去年懷州龍驤軍亂。治直之翻。搜捕其黨。獲

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輩欲盡阬之。考異曰。莊宗列傳

朱友貞傳及薛史。歐陽史末帝紀云。左右龍驤都戍汴。友貞偽作友珪詔。追還洛下。莊宗實錄云。友珪疑而召之。按梁太祖實錄云。丙戌。東京言龍驤軍准詔。追赴西京。軍情不肯進發。實友珪徵之。非友貞偽作。但激怒言坑之耳。

其衆皆懼。莫知所為。丙戌。均王奏龍驤軍疑懼。未肯前發。戊子。龍驤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將即亮翻。校戶教翻。

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為人所弒。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

陽。雪讎恥。趣七喻翻。則轉禍為福矣。衆皆踊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庚寅旦。袁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帥讀日牽。友珪聞變。

同本末紀

異本後
目次綱
本末同

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度趣七喻翻令
廷諤先殺妻後殺己廷諤亦自剄斷首也諸軍十餘萬大掠
都市汴兵未至洛陽禁衛百司逃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杜曉侍
講學士李璉皆為亂兵所殺璉它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宣
政使李振被傷至哺乃定象先巖齋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
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梁祖自宣武節何必洛陽乃即帝位於大
梁復稱乾化三年追廢友珪為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丙申
晉李存暉攻燕檀州刺史陳確以城降匈奴須知檀州南至燕京一百
六十里東南至薊州一百九十

里宋白曰檀州
古白檀之地 蜀唐道襲自興元罷歸復為樞密使太子元膺廷
疏道襲過惡疏分列也於朝會廷中條以為不應復典機要復扶蜀
主不悅庚子以道襲為太子太保三月甲辰朔晉周德威拔
燕盧臺軍丁未帝更名鐔久之又名瑱更工衡翻鐔戶音翻瑱它旬
考異曰薛史云貞明中

不名事無巨細必咨而後行帝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
藩奉梁年號去年朱友謙附晉今雖丙辰立皇弟友敬為康王
乙丑晉將劉光濬克古北口檀州燕樂縣東有東軍北口二守捉北口長
城口也沈括曰檀州東北五十里有金溝館

庸關使胡令圭等奔晉幽州昌平縣北十五里有軍都陁西戊辰以保
義留後戴思遠為節度使鎮邢州唐昭義軍統潞澤邢洛磁五州唐末兵
爭晉得潞州仍以為昭義軍自孟方立

於山北募山北兵以應契丹劉守光求救于契丹故使元又以騎將
高行珪為武州刺史以為外援晉李嗣源分兵徇山後八軍皆
下之晉王以其弟存矩為新州刺史總之為存矩以驕以燕納降
軍使盧文進為裨將李嗣源進攻武州高行珪以城降元行欽
聞之引兵攻行珪行珪使其弟行周質於晉軍以求救質音李

莊宗
作

異本
上紀
本末同

州之保義軍為鎮國軍考異曰薛史思遠傳云貞明中為邢州留後屬張萬進殺劉
繼威命思遠鎮之按萬進燕主守光命大將元行欽將騎七千牧馬
殺繼威在前今從本紀

嗣源引兵救之。行欽解圍去。嗣源與行周追至廣邊軍。縣北有廣
邊軍。故白雲城也。宋白曰。廣邊軍在媯州北。一凡八戰。行欽力屈而降。嗣源

愛其驍勇。養以為子。

考異曰。莊宗實錄。行周作行溫。張昭周太祖實錄云。燕
城危蹙。甲士亡散。劉守光召元行欽。行欽部將。以守

光必敗。赴召無益。乃請行欽為燕帥。稱留後。行欽無如之何。乃謂諸將曰。我為帥。亦須
歸幽州。眾然之。行欽以行珪在武州。慮為後患。乃令人於懷戎掠得其子。繫之。自隨至
武州。行欽謂行珪曰。將士立我為留後。共汝父子同行。先定軍府。然後降太原。若不從
必殺汝子。行珪曰。大王委爾親兵。遂圖叛逆。吾死不能從也。其子泣告行珪。行珪謂曰。
元公謀逆。何以順從。爾決矣。行珪城守月餘。城中食盡。士有飢色。行珪乃召集居人
謂之曰。非不為父老惜家屬。不幸軍士乏食。可斬予首出降。即坐見寧帖。行珪為治有
恩。眾泣曰。願出私糧濟軍。以死共守。乃夜縱其弟行周。於晉軍。乞兵救援。周德威命李
嗣本。李嗣源。安金全。救武州。比至。行欽解圍矣。嗣源與行珪追躡。至廣邊軍。行欽帥騎
拒戰。行珪呼謂行欽曰。與公俱事劉家。我為劉家守城。爾則僭留後。誰之過也。今日
之事。何勞士眾。與君抗衡。以決勝負。行欽饒勇。射絕眾。報曰。可行。周馬足微蹶。將踏
嗣源躍馬救之。繼擊行欽。幾墜。行欽正身引弓射嗣源。中髀。貫鞍。嗣源拔矢。凡八戰。控
弦七發。矢中。行欽猶沐血酣戰。不解。是夜。行欽窮蹙。固守廣邊軍。晉兵圍之。嗣源遣人
告之曰。彼此戰將。不假言論。事勢可量。亟來相見。必保功名。翌日。行欽面縛出降。嗣源
酌酒飲之。撫其背曰。吾子壯士也。養為假子。臨敵擒生。必有所獲。名聞軍中。莊宗實錄。
薛史紀。及行欽傳。明宗實錄。皆云。行欽聞行珪降晉。帥兵攻之。惟周太祖實錄。高行周
傳云。行欽留後。行珪城守不從。然恐行周卒時。去燕亡已久。行周名位尊顯。門生故
吏。虛美其兄弟。故與
諸說特異。今從眾書

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常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以從

戰河北。得魏氏以為妾。故從珂為嗣源子。及長。以勇健稱名。嗣

源愛之。李從珂始此。考異曰。張昭於國初修唐廢帝實錄云。廢帝諱從珂。明宗

留戍平山。得魏后。帝以光啓元年正月二十三日。生於外舍。屬趙人負盟。用兵不息。音
問阻絕。帝甫十歲。方得歸宗。時明宗為裨將。性闊達。不能治生。曹后亦疏於畫略。生計
所資。惟宣憲而已。曹后未有胎胤。幹家宜室。帝與部曲王建。立皇甫立。代北往來。供饋
曹后。憐之。不異所生。薛史。未帝諱從珂。本姓王氏。鎮州人也。母宣憲皇后魏氏。以光啓
元年。生帝於平山。景福中。明宗為武皇騎將。略地至平山。遇魏氏。虜之。帝時年十餘歲。
明宗養為己子。劉恕取廢帝錄。以為明宗即位後。不立從珂。而欲立從榮。從榮死。傳位
於從厚。故人皆謂從珂為養子。按張昭仕明宗為史官。異代修廢帝錄。無所諱避。而不
言養子。事似可信。然李克用光啓以前。未嘗徇地山東。又從珂若果是明宗子。明宗必
不捨之。而立從榮。從珂亦當不服。今從薛史。

吳行營招討使李濤帥眾二萬出千秋嶺。

攻吳越衣錦軍。自杭州東南度千秋嶺。則至杭州臨安縣。薛史。梁開平

王鏐以其子湖州刺史傳瓘為北面應援都指揮使。以救之。陸

州刺史傳瓘為招討收復都指揮使。將水軍攻吳東洲。以分其

兵勢。東洲即常州東洲也。夏四月。癸未。以袁象先領鎮南節度使

鎮南軍。洪州時屬吳。此所謂名號。同平章事。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

節度使也。五代及十國皆有之。

下本總
戰二帝
綱目同
廢新史
有是字

據舊唐書五月朔三日
宜有王
紀事本末
未劉上
刺史博
字

南門壬辰燕主守光遣使致書於德威以請和語甚卑而哀德

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邪漢趙溫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予受

命討有罪者結盟繼好好呼到翻非所聞也不答書守光懼復遣人

祈哀復扶又翻德威乃以聞於晉王千秋嶺道險狹錢傳瓘使人

伐木以斷吳軍之後而擊之斷音短吳軍大敗虜李濤及士卒三

千餘人以歸己亥晉劉光濬拔燕平州執刺史張在吉五月

光濬攻營州刺史楊靖降宋白曰平州東北至營州六百九十里乙巳蜀主以兵部

尚書王錯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錯口駭翻楊師厚與劉守奇將

汴滑徐兗魏博邢洺之兵十萬大掠趙境楊師厚以燕晉交兵乘虛掠趙師厚自

柏鄉入攻土門趣趙州守奇自貝州入趣冀州九域志柏鄉北至趙州七十里貝州北至冀州九十五里營於

南門外燔其關城壬子師厚自九門退軍下博守奇引兵與師

厚會攻下博拔之晉將李存審史建瑄成趙州兵少趙王告急

於周德威德威遣騎將李紹衡會趙將王德明同拒梁軍師厚

守奇自弓高度御河而東隋煬帝大業四年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通于河北通涿郡後人因謂之御河逼滄州

張萬進懼請遷于河南師厚表徙萬進鎮青州以守奇為順化

節度使去年改滄州義昌軍為順化軍吳遣宣州副指揮使花虔將兵會廣德鎮

遏使渦信屯廣德渦古禾姓也將復寇衣錦軍復扶又翻吳越錢傳瓘就

攻之六月壬申朔晉王遣張承業詣幽州與周德威議軍事

丙子蜀主以道士杜光庭為金紫光祿大夫左諫議大夫封

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光庭博學善屬文屬之欲翻蜀主重之頗與

議政事吳越錢傳瓘拔廣德虜花虔渦信以歸戊子以張

萬進為平盧節度使辛卯燕主守光遣使詣張承業請以城

降承業以其無信不許蜀太子元膺殺喙齟齬殺古牙翻杜豕也喙許穢翻齟步交齒也目視不正而警敏知書善騎射性狷急猜忍狷吉緣翻蜀主命杜

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

吳任臣
一作廣成
音成

通鑑卷二百六十八

十九

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羣小嬉戲無度。僚屬莫敢諫。秋七月。蜀主將以七夕出遊。丙午。太子召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內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承旨高陽毛文錫。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來。必峭與文錫離間也。峭七月朔。間古竟翻。大昌軍使徐瑤。常謙。素為太子所親信。酒行。屢目少保唐道襲。道襲懼而起。丁未旦。太子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弟。蜀主怒。命貶逐峭。文錫。以前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潘炕為內樞密使。炕苦。太子出。道襲入。蜀主以其事告之。道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日錮者。以禁錮為義。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遂不出。夕出遊。道襲請召屯營兵入宿衛。許之。內外戒嚴。太子初不為備。聞道襲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衛。捕潘峭。毛文錫至。梟之。幾死。梟則。囚諸東宮。又捕成都尹潘嶠。囚諸得賢門。戊申。徐瑤。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各帥所部兵。奉太子。攻道襲。帥諫。至清風樓。道襲引屯營兵出拒戰。道襲中流矢。仲翹逐至城西斬之。遊。先一日。元膺召諸軍使及諸王宴飲。邱第中。且議七夕從行之禮。而集王宗翰等不至。又曰。詰朝元膺入白。建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弟。將圖不軌。又曰。及聞唐襲徵兵。乃遣伶官安悉香。論軍使全殊。率天武甲士。以自衛。又曰。明日。徐瑤。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協謀。以所部兵。挾元膺。以逐唐襲。元膺介馬。率卒。過其兄宗賀之門。召與同進。宗賀曰。兵起無名。不敢聞命。又曰。建急召宗賀。宗賀及諸軍使。令以兵討寇。乃逐唐襲。至城西。斬之。盡殺屯營兵。又自衛。安門登陴。以入攻瑤。謙等。歐陽史曰。元膺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十國紀年。丁未。元膺令軍使喻全殊。帥天武兵。自衛。戊申。徐瑤。常謙。及左大昌軍使王承燧等。各帥所部兵。奉元膺。攻唐道襲。道襲自第。被甲乘馬。過王宗賀門。遊之。宗賀曰。兵起無名。且奉詔。公宜緩行。元膺遣天武將唐據。帥親兵。逐道襲。至城西。斬之。據九國志云。徐瑤等挾元膺。以逐唐襲。似襲在宮中。欲逐之也。歐陽史云。元膺召瑤等。帥兵出拒襲。攻東宮。而元膺拒之。紀年云。瑤等奉元膺。攻唐道襲。道襲自第。被甲乘馬。似道襲出在外第。中膺就攻之也。按道襲止以挾君自重。既勸蜀主發兵自衛。豈肯更在外第。必止於禁中。也。蓋瑤等引兵攻宮。禁以求道襲。道襲以屯營兵出拒戰。兵敗走。至城西。為唐據所殺耳。九國志又云。元膺介馬。過宗賀門。要之。是道襲邀宗賀也。按道襲私第。安得有兵。觀宗道襲自第。被甲乘馬。過宗賀門。要之。是道襲邀宗賀也。按道襲私第。安得有兵。觀宗賀所答之辭。似語太子。非語道襲也。若語道襲。宜勸之速入宿衛。豈得云。公宜緩行也。潘炕言。太子非有它志。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蓋當時蜀主聞亂。既信道襲之言。又不忍討太子。無決然號令。故炕言。太子無它志。當召大臣討徐瑤等。為亂者。九國志云。令宗侃等出兵討寇。乃逐唐襲。至城西。斬之。是官軍斬襲也。若然。何故明日。亟加襲贈諡乎。此殺屯營兵。甚眾。中外驚擾。潘炕言於蜀主曰。太子與唐必誤也。道襲爭權耳。無它志也。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

道襲爭權耳。無它志也。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

異本
下有人
衆皆
四有
下字
禁有
四字
紀字
未事
同本

異本
下李
信有
目字
莊宗
同紀

兼中書令王宗侃。王宗賀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使發兵討為

亂者徐瑤常謙等宗侃等陳於西毬場門陳讀曰陣兼侍中王宗黯

自大安門梯城而入與瑤謙戰於會同殿前殺數十人瑤死謙

與太子奔龍躍地龍躍池即摩訶池匿於艦中艦戶己酉太子出就舟人

匈食匈古太舟人以告蜀主亟遣集王宗翰往慰撫之比至必

太子已為衛士所殺蜀主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左右恐事

變會張格呈慰諭軍民勝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

蜀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於是下詔廢太子元膺為庶人

宗翰奏誅手刃太子者元膺左右坐誅死者數十人貶竄者甚

衆庚戌贈唐道襲太師諡忠壯復以潘峭為樞密使甲子晉

五院軍使拔莫州擒燕將畢元福八月乙亥李信拔瀛州賜

高季昌爵勃海王晉王與趙王鎔會于天長即鎮州之天長鎮也楚寧

遠節度使姚彥章將水軍侵吳鄂州吳以池州團練使呂師造

為水陸行營應援使未至楚兵引去九月甲辰以御史大夫

姚洎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燕主守光引兵夜出復取順州

是年春正月晉周德威拔燕順州吳越王鏐遣其子傳瓌瓌力彫勳又力及大

同節度使傅瑛攻吳常州營於潘葑今常州無錫縣有潘葑酒庫葑音封徐温曰浙

人輕而怯輕墟正翻帥諸將倍道赴之帥讀曰率下同至無錫黑雲都將陳

祐言於温曰彼謂吾遠來罷倦未能決戰罷讀曰疲請以所部乘其

無備擊之乃自它道出敵後温以大軍當其前夾攻之吳越大

敗斬獲甚衆高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為攻守

之具治直之翻塹七艷翻招聚亡命交通吳蜀東通吳西通蜀朝廷浸不能制

冬十月己巳朔燕主守光帥眾五千夜出將入檀州庚午周德

威自涿州引兵邀擊大破之守光以百餘騎逃歸幽州其將卒

降者相繼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輅類己信王

宗傑才敏欲擇一人立之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欲

立其子使飛龍使唐文展諷張格上表請立宗衍辰隱豈翻格

夜以表示功臣王宗侃等詐云受密旨眾皆署名蜀主令相者

視諸子亦希旨言鄭王相最貴相息亮翻蜀主以為眾人實欲立宗

衍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甲午立宗衍為太子

為宗衍亡蜀張本受册畢潘炕以朝廷無事稱疾請老蜀主不許涕泣固

請乃許之國有大疑常遣使就第問之嶺南節度使劉巖求

昏于楚楚王許以女妻之妻七細翻盧龍巡屬皆入于晉燕主守

光獨守幽州城求援於契丹契丹以其無信竟不救守光屢請

降於晉晉人疑其詐終不許至是守光登城謂周德威曰侯晉

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德威使白晉王十一月甲辰晉王以

監軍張承業權知軍府事自詣幽州辛酉單騎抵城下謂守光

曰朱溫篡逆余本與公合河朔五鎮之兵與復唐祚五鎮潞鎮定幽滄本字下

當有欲字公謀之不臧乃效彼狂僭鎮定一帥皆悅首事公鎮帥王鎔

直免音免而公會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守光攻易定晉王救之遂伐守光事見上年丈夫

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

憫之與折弓矢為誓折而設翻曰但出相見保無它也言不殺之守光辭

以它日先是守光愛將李小喜多贊成守光之惡言聽計從權

傾境內先悉薦翻至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是夕小喜踰城詣晉

軍且言城中力竭壬戌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

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亡去癸亥晉王入幽州唐昭宗乾寧二年劉仁恭據幽州至是父子俱敗亡

帥讀曰率以寧國節度使王景仁為淮南西北行營招討應接

使梁攻淮南攻其西北將兵萬餘侵廬壽廬壽二州名為王景仁為吳所敗張本

紀事本末
上兩
下有降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

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後梁紀四 起昭陽作盟十二月盡疆圍赤奮若六月凡三年有奇

均王上之下

乾化三年十二月吳鎮海節度使徐溫平盧節度使朱瑾帥諸

將拒之拒王景仁也帥讀曰率遇于趙步趙步瀕淮津濟之處南直壽春紫金山吳徵兵未集溫以

四千餘人與景仁戰不勝而却景仁引兵乘之將及於隘隘介

險狹之處為隘吳吏士皆失色左驍衛大將軍宛丘陳紹援槍大呼援

元翻呼日誘敵太深可以進矣誘音躍馬還鬪眾隨之梁兵乃

退溫拊其背曰非子之智勇吾幾困矣幾居賜之金帛紹悉以

分麾下。吳兵既集。復戰於霍丘。梁兵大敗。王景仁以數騎殿。吳人不敢逼。殿丁練翻。王景仁本吳之名。將吳人素畏之。故不敢逼。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

之津。立表以記淺。霍丘守將朱景浮表於木。徙置深淵。朱景霍丘土豪也。吳用以爲將。

者大半。吳人聚梁尸。爲京觀於霍丘。觀古玩翻。庚午。晉王以周德

威爲盧龍節度使。兼侍中。以李嗣本爲振武節度使。先是周德威

守奇。劉守奇藉兵於梁。以取滄州。事見上卷。上年。涉寒足腫。史炤曰。釋名曰。腫。鍾也。寒熱氣聚也。且迷失道。至

數日不食。令妻祝氏乞食於田父張師造家。師造怪婦人異狀。

詰知守光處。併其三子擒之。癸酉。晉王方宴。將吏擒守光

適至。王語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邪。并仁恭置之館舍。以

器服膳飲賜之。王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

布。遣人曳之。魏晉以來。每戰勝則書捷狀。懸之於布。而使人曳之。謂之露布。龍曰。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觀聽也。晉王欲自雲代歸。自幽州取山後路。歷雲代等州。至晉陽。趙王鎔及王

處直。請由中山真定。趣井陘。王處直。王鎔欲晉王取道中山。真定。各展迎賀之禮。趣七喻翻。王從之。

庚辰。晉王發幽州。劉仁恭父子皆荷校於露布之下。荷下可翻。又音何。校。交教。

破我家至此。守光俛首而已。俛音免。甲申。至定州。舍于關城。丙戌。

晉王與王處直謁北嶽廟。北嶽廟在恒山之大茂山。恒山在定州曲陽縣西北。是日。至行唐。

四年春正月。戊戌朔。趙王鎔詣晉王行帳。上壽置酒。鎔願識劉

太師面。上時掌翻。劉守光既囚。其父仁恭請於梁。以太師致仕。故王鎔因而稱之。晉王命吏脫仁恭及守光

械。引就席同宴。鎔答其拜。又以衣服鞍馬酒饌贈之。饌離戀翻。又離皖翻。

己亥。晉王與鎔敗于行唐之西。鎔送境上而別。丙子。蜀主命

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置僚屬。後更謂之天策府。更工衡翻。壬子。

無丙子

通鑑卷一百六十九

後梁紀四

晉王以練紆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紆充夜翻繫縛之也。戰勝得國而歸故奏凱歌。

丙辰。獻于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守光死不恨。呼火故翻然

教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事見上卷上年王召小喜證之。小喜瞋目叱

守光曰。瞋昌真翻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邪。行下孟翻王怒其無禮。先斬

之。怒其無禮於舊君也守光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_留之使自

効。其二妻李氏。祝氏。讓之曰。讓責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即

伸頸就戮。守光至死號泣。哀祈不已。史言劉守光畏死。婦人之不若號戶高翻王命節

度副使盧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

斬之。以劉仁恭叛其父也。晉王葬其先王於代州鴈門縣後名爲建極陵。刺七亦翻或說趙王鎔曰。說式芮翻大王

所稱尙書令。乃梁官也。大王既與梁爲讎。不當稱其官。且自太

宗踐阼已來。無敢當其名者。唐太宗自尙書令即位後之臣下。率不敢當其名。唐之將亡始以授藩帥今

晉王爲盟主。勳高位卑。不若以尙書令讓之。讓遜鎔曰善。乃與

王處直。各遣使推晉王爲尙書令。晉王三讓。然後受之。始開府

置行臺。如太宗故事。唐太宗置行臺事見高祖紀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

州舊隸荆南。興兵取之。涪音先以水軍攻夔州。時鎮江節度使

兼侍中嘉王宗壽。鎮忠州。蜀置鎮江軍節度領夔忠萬三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請

甲。宗壽但以白布袍給之。成先帥之逆戰。帥讀曰率季昌縱火船。焚

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絙拒之。唐昭宗天祐元年。張武以鐵絙鎖峽。組戶登翻船不得

進。會風反。荆南兵焚溺死者甚衆。乘順風以縱火船風反故自焚季昌乘戰艦。戶艦

蒙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中竹仲翻折而設翻季昌易小舟而遁。荆

南兵大敗。俘斬五千級。成先密遣人奏宗壽。不給甲之狀。宗壽

獲之。召成先斬之。帝以岐人數爲寇。數所角翻二月。徙感化節度

使康懷英爲永平節度使。鎮長安。感化軍陝州。梁初徙佑國軍於長安。尋改爲永平軍懷英。即

懷貞也。避帝名改焉。夏四月。丙子。蜀主徙鎮江軍。治夔州。

丁丑。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坐挾私。遷補軍校。校戶教翻

罷爲工部侍郎。再貶萊州司馬。吳袁州刺史劉崇景。叛附于

通鑑卷一百六十九 後梁紀四

先傳代同事四請下賜
死云史新本字先有本
願雜五末紀死卷

先傳代同事四請下賜
死云史新本字先有本
願雜五末紀死卷

先傳代同事四請下賜
死云史新本字先有本
願雜五末紀死卷

通鑑卷之百六十九

楚。崇景威之子也。劉威與楊行密同起於合淝有戰功歷方鎮楚將許貞將萬人援之。吳都

指揮使柴再用。米志誠帥諸將討之。此都指揮使盡統諸將非一都之指揮使帥讀曰率楚

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楚之岳州東北皆邊於吳夜分夜半為南風

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趣黃州。王環乃一州之都指揮使趣七喻翻下同以繩梯登城。

徑趣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還從宣翻德勳曰。鄂州將

邀我。宜備之。自黃州還岳州舟過鄂州城外依許德勳畏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

過其城。奄忽也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以示鄂人不敢逼

五月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穎川王韓遜卒。軍中推其子洙為留後。癸丑。詔以洙為節度使。吳柴再用等與劉

崇景許貞戰於萬勝岡。大破之。崇景貞奔袁州遁去。晉王既

克幽州。乃謀入寇。秋七月。會趙王鎔及周德威於趙州南。寇邢

州。李嗣昭引昭義兵會之。楊師厚引兵救邢州。軍於漳水之東。

楊師厚自魏州引兵救邢州晉軍至張公橋。晉軍出青山口至張公橋在邢州龍岡縣界

公橋沙河縣在邢州南二十五里而邢州治龍岡則可知矣神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退。諸鎮兵皆引

歸。諸鎮兵謂燕趙路之兵八月。晉王還晉陽。蜀武泰節度使王宗訓鎮

黔州。黔其今翻又其炎翻貪暴不法。擅還成都。庚辰。見蜀主多所邀求。言

辭狂悖。悖蒲味翻又蒲沒翻蜀主怒。命衛士毆殺之。毆烏口翻戊子。以內樞密使

潘峭為武泰節度使。同平章事。峭七笑翻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為

禮部尚書。判樞密院。峽上有堰。或勸蜀主乘夏秋江漲決之。以

灌江陵。毛文錫諫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

下。忍以鄰國之民為魚鼈食乎。蜀主乃止。帝以福王友璋為

武寧節度使。前節度使王殷友珪所置也。懼不受代。叛附於吳。

九月。命淮南西北面招討應接使牛存節及開封尹劉鄩將兵

討之。冬十月。存節等軍于宿州。九域志徐州南至宿州一百四十五里牛存節不徑攻徐州而南屯宿州據埇橋之要所

以絕淮南之援也吳平盧節度使朱瑾等將兵救徐州。存節等逆擊破之。

吳兵引歸。十一月乙巳。南詔寇黎州。蜀主以夔王宗範兼中

前年十

通鑑卷之百六十九

二月
壬子
今正月
案目
壬戌
年正

書令宗播嘉王宗壽為三招討以擊之丙辰敗之於潘倉嶂斬

其酋長趙嗟政等敗補邁翻酋慈秋翻壬戌又敗之於山口城十二

月乙亥破其武侯嶺十三寨黎州南界有潘倉武侯等十一城路振九城

至山口城則是在潘倉之南也辛巳又敗之於大渡河按九城志黎州三面

渡河一百里東南面至大渡河一百俘斬數萬級蠻爭走度水橋絕溺

死者數萬人宗範等將作浮梁濟大渡河攻之蜀主召之令還

蠻地深阻不欲勞師遠攻驅癸未蜀興州刺史兼北路制置指揮使

王宗鐸攻岐階州九城志興州西南至及固鎮固鎮在青泥嶺東北薛

地周顯德六年破細砂等十一寨斬首四千級甲申指揮使王宗

儼破岐長城關等四寨斬首二千級岐靜難節度使李繼徽

難乃為其子彥魯所毒而死彥魯自為留後

貞明元年是年十一月春正月己亥蜀主御得賢門受蠻俘大赦

初黎雅蠻酋劉昌嗣郝立鑿楊師泰雖內屬於唐受爵賞號蜀

金堡三王史補曰蜀大也今黎雅蠻酋劉昌嗣郝立鑿楊師泰雖內屬於唐受爵賞號蜀

謂之三王部落疊巒而居號蜀舍至宋又有趙王二族并劉郝楊謂之五部落居黎州

之西去州百餘里限以飛越嶺其居疊石為窠積糗糧器甲於上族無君長惟老宿之

聽往來漢地悉能華而潛通南詔為之調導鎮蜀者多文臣雖知其

情不敢詰詞古迴翻又翻正翻至是蜀主數以漏泄軍謀數所斬

於成都市毀獮金堡自是南詔不復犯邊復扶二月牛存節

等拔彭城王殷舉族自焚考異曰莊宗列傳朱友貞傳云乾化四年十一

皆云貞明元年三月丁卯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

逢為太子太保致仕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王楊師厚卒

師厚晚年矜功恃眾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効節都數

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魏博自田承嗣置牙兵至羅紹

帝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畏其偏而租庸

使趙巖租庸使自唐中世以來有之五代會要梁置判官邵贊判官租言

於帝曰魏博為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去羌以其

新史傳六
萬傳同
雜人此

地廣兵強之故也。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

乘此時為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言彈疽者必不畏病疽者之

生而病已否則將復結聚也。醫工彈疽用砒石。安知來者不為師厚乎。宜分六州為兩鎮。以

弱其權。考異曰。莊宗列傳。宰相敬翔。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等。帝以為然。

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為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

衛二州隸焉。相息亮翻。澶時連翻。以宣徽使張筠為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

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既赴鎮。朝廷恐魏人

不服。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白馬津在滑州。以討鎮定

為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日數百年者言其

歷數百年也。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趣讀曰促。應行者皆嗟怨。

連營聚哭。己丑。劉鄩屯南樂。南樂本唐魏州昌樂縣。後唐避獻祖諱。改曰南樂。史因而書之。九域志。南樂縣在魏州南

四十里。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

魏兵相與謀曰。朝廷忌吾軍府疆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

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魏晉書。魏州城外有河門。舊隄周八十里。

且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考異曰。莊宗列傳。二十七日。劉鄩入

魏州。是夜三鼓。魏軍亂。是月辛酉朔。薛史紀云。己丑。魏博軍作亂。蓋莊宗列傳。九字誤為七字耳。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

章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人。劫德

倫置樓上。有劾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校戶教翻。

剽。匹。妙翻。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彥請

復相澶衛三州。如舊制。請罷昭德軍。復以相澶衛三州隸天雄。如舊制。異還。言張彥易與。

宣翻。又如字。易以鼓翻。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首。帝由是不許。但以優詔答

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詬朝廷。左傳。公戰其手。杜預注。曰。抵。徒。

屈肘如戟形。陸德明曰。抵。音紙。鄭玄曰。人挾弓矢。戟其肘。孔穎達正義曰。謂射者左手弣弓。而右手彎之。則戟其肘。謂德倫曰。天子愚

暗。聽人穿鼻。論之以牛為人穿鼻。旋轉前却。一聽命於人。以鼻為所制也。今我兵甲雖彊。苟無外援。

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款。誠也。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李繼

徽假子保衡。殺李彥魯。考異曰。蜀書。劉知俊傳。保衡作彥康。今從薛史。自稱靜難留後。

乃難。

吳本有本州引
下兵二有本
晉史二有本
宋本紀二有本
同本本本本

且擧邠寧二州來附附岐詔以保衡為感化節度使以河陽留

後霍彥威為靜難節度使吳徐溫以其子牙內都指揮使知

訓為淮南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諸軍副使為徐知訓以驕晉王

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進據臨清五月存

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臨清在魏州北洹水在魏州西賀德倫復遣使告急于晉

復扶又翻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魏收志樂平郡遼陽縣有黃澤嶺隋改遼陽為遼山縣唐帶遼州與

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頹

犒軍頹它鼎翻犒苦到翻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

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已論其意而不形於言慮有窺聽而洩軍機也頹貝州

人也晉王進屯永濟永濟縣在魏州北數十里張彥選銀槍効節五百人皆執

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語牛屠翻汝陵脅主帥殘虐

百姓類翻數日中迎馬訴冤者百餘輩我今擧兵而來以安百

姓非貪人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

其黨七人餘眾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

竭力為吾爪牙眾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

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擐音宦從才用翻翼者翼馬左右而從行仍以為帳前銀槍

都晉王遂以銀槍効節軍取梁而亦以銀槍効節軍取禍眾心由是大服劉鄩聞晉軍至選兵

萬餘人自洹水趣魏縣趣七喻翻晉王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塘

屯魏縣以拒之九域志魏縣在魏州西三十五里王自引親軍至魏縣與鄩夾河為

營河漳河也漳河過魏縣亦謂之魏河帝聞魏博叛大悔懼遣天平節度使牛存節

將兵屯楊劉考異曰牛存節傳楊劉作陽留或陽劉今從唐裴度傳及薛史諸人傳為鄩聲援會存節病

卒以匡國節度使王檀代之岐王遣彰義節度使劉知俊圍

邠州霍彥威固守拒之先是李保衡叛岐附梁梁以霍彥威代鎮邠州六月庚寅朔賀德

倫帥將吏請晉王入府城慰勞既入德倫上印節帥讀曰率下同勞力到翻上時

印掌翻印天雄軍府印節天雄旌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貫道

比毗至翻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懼塗炭故暫入存撫

綱目
本紀
末

王鳴
七
十
商
十
宗
實
知
授
刺
史

字
音
鑄

通鑑卷一百六十九

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

密邇。謂劉鄩之兵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心腹紀綱。左傳秦伯納三

千人。上衛晉文為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眾。一旦生事。

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為大同

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大同軍北臨極邊。賀德倫新

兵。故留之。為承業。附張承業不欲使其有城有時銀槍効節都在魏城。猶驕橫。魏城魏州城晉王

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

存進為天雄都巡按使。沁子鶴翻 考異曰。莊宗實錄云。為軍城使。存進傳云

使。今有訛言搖眾。及強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

市。梟堅堯翻 磔陟格翻旬日。城中肅然。無敢喧譁者。存進本姓孫。名重進。

振武人也。晉王多出征討。天雄軍府事。皆委判官司空題決之。

題恃才挾勢。睚眦必報。睚五戒翻 題宅 鼎翻 毗士戒翻納賄驕侈。題有從子在河

南。從才用翻 此河南 題密使人召之。都虞候張裕執其使者。以白

王。王責題曰。自吾得魏博。庶事悉以委公。公何得見欺如是。獨

不可先相示邪。掛令歸第。是日族誅於軍門。兩敵對壘。而越境通私

以判官王正言代之。正言鄆州人也。魏州孔目吏孔謙。勤敏多

計數。善治簿書。晉王以為支度務使。唐節鎮多兼支度等使。至其未世

度務使者。治直之翻謙能曲事權要。由是寵任彌固。為孔謙以培 克亂唐張本魏州新亂之

後。府庫空竭。民間疲弊。而聚三鎮之兵。戰於河上。殆將十年。三

鎮也。并魏供億軍須。未嘗有闕。謙之力也。然急徵重斂。斂力 瞻翻使六州

愁苦。歸怨於王。亦其所為也。史卒 言之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

刺史張源德不從。北結滄德。乾化三年。揚師厚劉守 奇北零滄德遂附于梁南連劉鄩。以

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數所角翻 斷都 管翻 說式芮翻請先發兵萬人。取

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為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

城堅兵多。未易猝攻。易以 鼓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

則滄貝不得往來。九域志。德州西南至貝州二百三十里。東北至滄州亦二百三十里二壘既孤。然後可

通鑑卷一百六十九

一八

莊宗紀

取二壘謂滄與貝也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

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州守捉將馮通為刺史秋七月晉人夜

襲澶州陷之九域志魏州南至澶州一百四十里按九域志之澶州乃漢乾祐元

年所徙之澶州也宋白曰澶州本漢頓丘縣地在魏州南當兩河之

驛路唐武德四年分魏州之觀城頓丘兩縣置澶州取古澶淵為名貞觀元年州廢大

曆七年田承嗣又奏置漢乾祐元年移就德勝寨舊基頓丘縣隨州移於郭下此時澶

州猶治頓丘舊州城今德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

之甚厚遣閒使誘彥章問古苑翻彥章斬其使晉人盡滅其家

晉王以魏州將李巖為澶州刺史考異曰莊宗實錄晉王勞軍於

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營勞力到翻帥讀曰率下同上時

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

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直重

龍翻呼火故翻披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

傷夷遍體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為虜噉

用漢光武之言幾皆曰適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

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

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

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城中無煙火但時見旗幟循

堞往來騎奇寄翻覘丑廉翻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

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

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劉鄩取兗州

掩襲得之故云然以智遇智則必短於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相魏

有窮者若郭之襲晉陽則智窮矣皆連之西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險堇泥深尺餘士卒

援藤葛而進堇泥黏土也深式皆腹疾足腫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

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為備鄩至樂平糗糧且盡樂平

拒晉陽二百五十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眾懼將潰鄩諭之曰今

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

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眾泣而止幾居希翻周

不讀曰否

異本有本
下字有本
墜字有本
四本末
事本末
同本末

莊宗紀
此作變
計同孫
光同孫
夢瑣北

德威聞鄆西上上時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鄆已整眾

下山。自邢州陳宋口。踰漳水而東。屯於宗城。九域志宗城縣在魏州西北一百七十里鄆

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軍乏食。鄆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

晉糧道。自宗城東行邪趣臨清數十里。宋白曰。臨清本漢清泉縣地。後魏太和二十一年於此置臨清縣。德威急追鄆。再

宿至南宮。南宮縣在冀州西南六十二里。東南趣臨清亦數十里。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

腕而縱之。斷音短。腕烏貫翻。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考異曰。薛史德威聞劉鄆東還。急

趨南宮。知鄆軍在宗城。遣十餘騎迫其營。擒斥候者數十人。皆刺刃其背。繫而遣之。既

至。謂鄆曰。周侍中已據宗城矣。鄆軍大駭。按刺刃於背。其人豈能復活而言。今從莊宗

實錄及薛史。莊宗紀又鄆見在宗城。而云周侍中據宗城。蓋臨清字誤耳。鄆軍大駭。請朝。德威略鄆營而過。

入臨清。鄆引軍趨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州。劉鄆軍堂邑。趨七

九域志博州在魏州東一百八十里。堂邑在博州西北四十里。宋白曰。堂邑屬博州。本漢清縣。發干二縣地。隋置堂邑。因縣西北有漢堂邑。故城以名縣。周德

威攻之。不克。翼日。鄆軍于莘縣。九域志莘縣在魏州東九十里。劉鄆見晉軍在博州。移軍而西。漸逼魏州。宋白曰。莘

本春秋之衛邑。漢為陽平縣。後周改陽平為清邑縣。大業改清邑為莘縣。因古地名也。晉軍踵之。鄆治莘城。塹而守

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莘縣東距大河二十餘里。度河而東南。即

晉王愛元行欽曉健。從代州刺史李嗣源求之。嗣源不得已獻

之。以為散員都部署。都部署之名。始見於通鑑。後遂為行軍總帥之稱。賜姓

名曰李紹榮。紹榮嘗力戰深入。劔中其面。未解。中竹高行周救

之得免。王復欲求行周。重於發言。密使人以官祿陷之。復扶又翻

行周辭曰。代州養壯士。亦為大王耳。偽子行周事代州。亦猶事

大王也。考異曰。周太祖實錄。晉王密令人陷之。利祿。行周辭曰。總管用人。亦為國

實錄。此年猶為代州刺史。天祐十八年。始為副總管。此言總管。蓋周太祖實錄之誤。代州脫行周兄弟於死。事見上卷

行周不忍負之。乃止。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隰州。八月。又攻

慈州。皆不克。按九域志。絳州西北至隰州五百一十四里。隰州西南至慈州一百六十里。王檀與昭義留後賀

瓌攻澶州。拔之。執李巖。送東都。按歐史。職方考。梁無昭義軍。參考賀瓌傳。蓋為宣義留後也。昭當作宣。先是晉襲取

澶州。以李巖守之。帝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為澶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

劉鄆。且招誘魏人。誘音晉王遣李存審將兵五千。擊貝州。張

莊宗紀
此取末

次築垣以防晉人之衝突抄載治直之翻

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

煙火相望一日數戰

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掠。剽匹 妙翻州民苦之。請塹其城。以安

耕耘。存審乃發八縣丁夫。塹而圍之。貝州管清河清陽武城經城臨清漳南歷亭夏津八縣劉鄩

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數所角翻 挑徒了翻鄩不出。晉人

乃攻絕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

帝以詔書讓鄩。老師費糧。失亡多。不速戰。鄩奏。臣比欲以奇兵

擣其腹心。比毗志翻 近也 擣其腹 心謂欲襲取晉陽也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十

謂之 旬時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

餉。而周陽五奄至。馳突如神。斷音短 周德 威小字楊五臣今退保莘縣。享士訓

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為勅敵。未易輕也。勅 渠

京翻 易 以鼓翻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帝復問鄩決勝之策。扶復

又翻 下同鄩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劉鄩欲以 持久制晉帝怒。

責鄩曰。將軍蓄米。欲破賊邪。欲療飢邪。乃遣中使往督戰。鄩集

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

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度徒洛翻 今敵尚強 與戰必不利 奈

何。諸將皆曰。勝負當一決。曠日何待。鄩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

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知死所矣。劉鄩量敵慮勝未為失計 特 掣其肘 使不得遂其本謀耳他

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於前。令飲之。眾莫之測。鄩

諭之曰。一器猶難。滔滔之河。可勝盡乎。勝音 升眾失色。後數日。鄩

將萬餘人。薄鎮定營。鎮定人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

之。李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鄩大敗奔還。晉人逐之。及寨下。俘

斬千計。劉鄩欲掩鎮定之不備而為 晉人所敗 鄩之計又窮矣劉巖逆婦于楚。楚王殷遣永順

節度使存送之。乙未。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綰為北路行營

都制置使。兼中書令王宗播為招討使。攻秦州。兼中書令王宗

瑤為東北面招討使。同平章事王宗翰為副使。攻鳳州。秦鳳二州 時皆屬岐

庚戌。吳以鎮海節度使徐溫為管內水陸馬步諸軍都指揮

使。兩浙都招討使。守侍中。齊國公。鎮潤州。以昇潤常宣歙池六

本紀宗
室傳幼
敬錄政
陶錄同
異代會
要新史
與舊史
合故略
下不此

州為巡屬。軍國庶務。參決如故。史言徐溫外據重鎮。內制吳國之權。留徐知訓。居廣

陵。秉政。此速徐知訓之死也。初帝為均王。娶河陽節度使張歸霸女為妃。

即位。欲立為后。后以帝未南郊。固辭。占八相傳。以為郊見上帝。然後代天子民。九月。壬

午。妃疾甚。冊為德妃。是夕卒。康王友敬。目重瞳子。重直龍鬚。瞳音童。自

謂當為天子。遂謀作亂。冬十月。辛亥夜。德妃將出葬。友敬使腹

心數人。匿於寢殿。帝覺之。跣足踰垣而出。召宿衛兵。索殿中。索山

客得而手刃之。壬子。捕友敬。誅之。帝由是疎忌宗室。專任趙巖。

及德妃兄弟。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近職。參預謀議。

每出兵。必使之監護。監古術翻。巖等依勢弄權。賣官鬻獄。離間舊將

相。見開古翻。敬翔。李振。雖為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病不預事。以

避趙張之族。政事日紊。紊音問。以至於亡。史言梁有自亡之由。非晉能亡之也。劉鄩

遣卒詐降於晉。謀賂膳夫。以毒晉王。事泄。晉王殺之。并其黨五

人。十一月。己未夜。蜀官火。自得成都。以來。嘗貨貯於百尺樓。

悉為煨燼。煨丁回翻。諸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宗侃等帥備兵。

欲入救火。蜀主閉門不內。恐有乘救火為變者。史言蜀主之猜防。庚申旦。火猶未熄。蜀

主出義興門。見羣臣。以安衆心。命有司。聚太廟神主。分巡都城。言訖。

復入宮。閉門。火未熄。未敢弛備。復扶又翻。將相皆獻帷幕飲食。壬戌。蜀大赦。

乙丑。改元。此書梁改元貞明也。考異曰。吳越備史云。正月壬辰朔。改元大赦。今從薛史。末帝紀。己巳。蜀王宗

翰。引兵出青泥嶺。克固鎮。九域志。鳳州河池縣有固鎮。與秦州將郭守謙戰於

泥陽川。九域志。成州栗亭縣有泥陽鎮。蜀兵敗。退保鹿臺山。今成州東十里。有鹿玉山。辛未。王宗

綰等。敗秦州兵於金沙谷。敗補適翻。擒其將李彥巢等。乘勝趣秦州。

越七喻翻。興州刺史王宗鐸。克階州。降其刺史李彥安。甲戌。王宗綰

克成州。擒其刺史李彥德。蜀軍至上染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

遣其子彥秀。奉牌印迎降。宗綰入秦州。九域志。秦州。東南至鳳州三百二十里。西南至成州二百六十

五里。成州。西南至階州二百五十里。宗綰當作宗綰。

表排陳使王宗儔為留後。陳讀曰陣。劉知俊攻

霍彥威於邠州。半歲不克。是年五月。劉知俊攻邠州。聞秦州降。蜀知俊妻子皆

遷成都。知俊解圍還鳳翔。終懼及禍。夜帥親兵七十人斬關而出。庚辰奔于蜀軍。帥讀曰率。為劉知俊為蜀所殺。張本考異曰。十國紀年知俊奔秦州。庚戌來降。按上有甲戌。下有癸未。必庚辰也。

王宗縮自河池兩當進兵。會王宗瑤攻鳳州。癸未克之。蜀遂有秦

之地。宋白曰。河池縣。漢武都華陽國志。河池一名仇池。按仇池山在成州界。今河池縣屬鳳州。去縣稍遠。今縣所處謂之河池水。故以名縣。兩當漢故道縣。水經云。兩當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又河池縣有兩當水。西北自成州界入。東南流入故道水。縣取水為名。或曰。縣西界有兩山相當。故名。九域志。河池在鳳州西一百五十五里。兩當在鳳州西八十五里。岐義勝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彥韜知岐王衰弱。

十二月。舉耀鼎二州來降。岐置義勝軍。以授溫韜。見二卷六十八卷太祖乾化元年。彥韜即溫韜也。乙未。詔改耀州為崇州。鼎州為裕州。義勝軍為靜勝軍。復彥韜

韜姓溫氏。名昭圖。官任如故。丁未。蜀大赦。改明年元曰通正。置武興軍於鳳州。割文興二州隸之。以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為節度使。是歲。清海建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巖時以邕州為

浪唐英
蜀機
以今年
元為通正

以吳越王鏐為國王。而已獨為南平王。南平王。郡王也。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帝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安能梯

航萬里。梯航謂梯山航海。遠事偽庭乎。自是貢使遂絕。絕更翻

二年春正月。宣武節度使守中書令廣德靖王全昱卒。廣國名。德靖諡也。全

昱帝之伯父。帝聞前河南府參軍李愚學行。行下孟翻。召為左拾遺。充崇

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揖。帝聞而讓之曰。衡王於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

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素。謂先無過從之雅。蜀主以

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為鄧州觀察判官。蜀主以

李繼崇為武泰節度使。兼中書令。隴西王。二月辛丑夜。吳宿

衛將馬謙。李球劫吳王登樓。發庫兵討徐知訓。知訓將出走。嚴

可求曰。軍城有變。公先棄眾自去。眾將何依。知訓乃止。眾猶疑

懼。可求闔戶而寢。鼾息聞於外。軒下且翻。鼻息也。聞音問。府中稍安。壬寅。謙等

陳于天興門外。楊行密以楊州牙城。南門為天興門。諸道副都統朱瑾自潤州至。

徐溫視之曰。不足畏也。返顧外眾。舉手大呼。呼火故翻。亂兵皆潰。

言史

吳兵畏服朱瑾擒謙球斬之帝屢趣劉鄩戰

乃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守莘西之營也自勞軍於貝州勞力到翻勞圍張源德之軍也

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帝報曰今掃境內以屬親軍

欲翻社稷存亡繫茲一舉將軍勉之鄩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引

兵萬人會於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

之延直不為備潰亂而走詰旦鄩自莘縣悉眾至城東與延直

餘眾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

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曰晉王邪引兵稍却晉

王躡之躡尼輒翻至故元城西隋元城縣治古殷城唐貞觀十七年併入貴鄉聖曆二年又分貴鄉莘縣置元城縣治王莽城開元

存審為方陳於東南鄩為圓陳於其中間陳讀曰陣四面受敵合戰

良久梁兵大敗鄩引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

擊之敗卒登木木為之折環音宦為干偽追至河上殺溺殆盡

收散卒自黎陽度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請發關西

兵襲晉陽去年五月王檀代牛存節屯河上帝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三

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

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幾居依翻張承業大懼代北故

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安金全從晉王克用起於代北故云故將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

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言晉陽若陷則國破家亡請以庫

甲見授為公擊之為于偽翻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

家得數百人帥讀曰率將即亮翻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

引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

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按九域志上黨至晉陽五百餘里輕騎疾馳朝發夕至何其速也梁

兵扼汾河橋汾橋在晉陽城東南汾水上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

侍中大軍至矣呼火故翻李嗣昭鎮昭義官侍中故稱之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

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詰去吉翻還從宜翻

莊宗作金三全
安金全作三全
紀事本末
案末紀事本末
於史紀事本末
異字極多
無異字極多
大義不復
皆不復

又如 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金全等賞皆不行。虞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晉王矜伐。而有功者不賞。此其所以能取天下而不能守天下也。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

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為變。收德倫斬之。張承業之權略。烏可以宦者待之哉。帝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三月乙卯朔。晉王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惠州。刺史靳紹走。擒斬之。復以惠州為磁州。唐天祐三年。以磁慈聲相近。改磁州為惠州。是時政在朱氏。晉既取之。因復舊州名。靳居焮翻。晉王還魏州。上屢召劉鄩。不至。己巳。即以鄩為宣義節度使。

夏四月。晉人拔洛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為洛州刺史。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復扶由是將卒皆搖心。帝遣捉生都指揮使李霸帥所部千人。戍楊劉。癸卯。出宋門。宋門。大梁城東面南來第二門。梁改名觀化門。而時人不改其舊。呼曰宋門。晉天福三年。改仁和門。其夕。復自水門入。大譟。縱火剽掠。

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杜晏球。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為子。冒姓晏球。後歸唐。賜姓名曰李紹。復尋復本姓名曰王晏球。以五百騎屯毬場。賊以油沃幕。長木揭之。揭其列。欲焚樓。勢甚危。晏球於門隙窺之。見賊無甲冑。乃出騎擊之。決力死戰。俄而賊潰走。帝見騎兵擊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誰為亂首。晏球曰。亂者惟李霸一都。餘軍不動。陛下但帥控鶴守宮城。遲明。臣必破之。帥讀曰率。遲直利翻。待也。既而晏球討亂者。闔營皆族之。以功除單州刺史。唐末。以太祖生於碭山。改單州為輝州。是時復以輝州為單州。單音善。五月。吳越王鏐遣浙西安撫判官皮光業。自建汀虔郴潭岳荆南道入貢。吳越界。西南盡衢州。按九域志。自衢州界西南至建州四百四十五里。自建州西至汀州九百三十里。自汀州西至虔州五百五十里。自虔州西至郴州六百里。自郴州東北至潭州四百九十八里。自潭州東北至岳州三百八十五里。自岳州西北至荆南四百三十里。光業日休之子也。皮休。見二百五十四卷唐僖宗廣明元年。郴丑林翻。六月。晉人攻邢州。保義節度使閻寶拒守。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兵五百救之。溫以其眾降晉。

秋七月甲寅朔。晉王至魏州。上嘉吳越王鏐貢獻之勤。以其取道

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寶夢徵 同林 任臣 國秋 引神 錄作 交師 進思

回遠數千里 壬戌加繆諸道兵馬元帥朝議多言繆之入貢利於

市易市易者以所有易所無相與為市也朝直遙翻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寶夢徵

執麻以泣坐貶蓬萊尉蓬萊本漢黃縣唐神龍三年更名帶登州夢徵棗州人也甲

子吳潤州牙將周郊作亂入府殺大將秦師權等大將陳祐等

討斬之八月丁酉以太子太保致仕趙光逢為司空兼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丙午蜀主以王宗綰為東北面都招討集王

宗翰嘉王宗壽為第一第二招討將兵十萬出鳳州以王宗播

為西北面都招討武信軍節度使劉知俊天雄節度使王宗儔

使鎮秦州蜀天雄節度使鎮秦州匡國軍使唐文裔為第一第二第三招討將兵十二

萬出秦州以伐岐出鳳州之兵指寶雞以攻鳳翔出秦州之兵指隴州晉王自將攻邢州昭

德節度使張筠奔相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軍去年梁分相州為昭德軍

亮相息以李嗣源為刺史考異曰劉恕廣本云筠奔東都授左衛上將軍莊宗實錄命李存審入城招撫除昭德軍額仍舊隸魏

州徙沼州刺史袁建豐為相州刺史按上四月筠已遣人納款于晉此後云走者蓋始

建豐為相州刺史按明宗實錄建豐傳云戰胡柳陂建豐猶為相州乃是天祐十五年

十二月蓋明宗初為相州移邢州後方除建豐莊宗錄誤書在張筠走下耳晉王遣人告閻寶以相州已拔又

遣張溫帥援兵至城下諭之寶舉城降告之以相州已拔則彼知邢州之勢孤示之以張溫已降則彼

知援兵之望絕閻寶於是不能守矣帥讀曰率下同晉王以寶為東南面招討使領天平節度

使同平章事天平時屬梁晉命閻寶遙領以李存審為安國節度使鎮邢州邢州

梁保義軍既入于晉自此遂改為安國軍考異曰王溥五代會要薛史地理志樂史

寰宇記皆云梁建保義軍唐同光元年改為安國軍而莊宗明宗實錄列傳薛史存審

傳皆云此年授安國節度使恐是纔屬晉即改軍額會要等書誤云同光元年契丹王阿保機帥諸部兵三十

萬號百萬自麟勝攻晉蔚州陷之虜振武節度使李嗣本契丹

州自麟勝出詭道以掩晉不備也按麟勝至蔚州中間懸隔雲朔蔚州恐當作朔州

考異曰開元中振武軍在朔州西北三百五十里單于都護府城內隸朔方節度使乾

元元年置振武節度使領鎮北大都護麟勝二州後唐振武節度使亦帶安北都

遣麟勝等州觀察等使石晉以後皆帶朔州刺史據此乃治蔚州不知遷徙年月

使以木書求貨於大同防禦使李存璋存璋斬其使契丹進攻

雲州存璋悉力拒之雲州即大同軍九月晉王還晉陽王性仁孝故

雖經營河北而數還晉陽省曹夫人歲再三焉數所角翻省悉景翻曹夫人寔生晉王晉

王事生母者重事嫡母者輕異日太后太妃尊號倒置皆根於心而發於事者晉人以兵逼滄州順化節度使

戴思遠棄城奔東都河朔盡歸于晉滄州孤絕戴思遠不能守滄州將毛璋據城降晉晉

王命李嗣源將兵鎮撫之嗣源遣璋詣晉陽晉王徙李存審為

橫海節度使鎮滄州滄德自此屬晉復改順化為橫海從唐舊也以嗣源為安國節度使

嗣源以安重誨為中門使晉王封內凡節鎮皆有中門使其任即天朝樞密使也委以心腹重

誨亦為嗣源盡力重誨應州胡人也為子偽翻為安重誨為嗣源佐命張本薛史曰安重誨其先本北部

王亦還以李存璋為大同節度使晉人圍貝州踰年去年八月晉圍貝州

張源德聞河北諸州皆為晉有欲降謀於其眾眾以窮而後降

恐不免死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噉人為糧乃謂

晉將曰出降懼死請環甲執兵而降噉徒濫翻事定而釋之晉將

許之其眾三千出降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殫殫計翻考異曰莊

守貝州既開河北皆平而有翻然之志詢謀於眾羣賊皆河南人懼其歸罪不從因殺

我教我將將甲兵而見已四而陳兵皆殺之歐陽史死事傳曰晉王入魏河北六鎮

甘言喻之俱釋兵解甲既而四而陳兵皆殺之歐陽史死事傳曰晉王入魏河北六鎮

不從遂見殺按源德若以一州圍之除年不可下城中食且盡貝人勸源德出降源德

哉明是懼死不降耳今從莊宗實錄余謂若如通晉王以毛璋為貝州

刺史於是河北皆入於晉惟黎陽為梁守黎陽臨河梁兵聲援猶接又

劉邰守之所以能自固為于晉王如魏州吳光州將王言殺刺史載肇載恐當吳王遣

楚州團練使李厚討之廬州觀察使張崇不俟命引兵趣光州

趣七言棄城走以李厚權知光州崇慎縣人也庚申蜀新官

成在舊宮之北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琅邪忠毅王王檀多

募羣盜置帳下為親兵己卯盜乘檀無備突入府殺檀節度副

使裴彥帥府兵討誅之軍府由是獲安帥讀冬十月甲申蜀王

宗綰等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寶雞己丑王宗播

等出故關至隴州故關大庚寅保勝節度使兼侍中李繼岌畏

岐王猜忌岐置保勝帥其眾二萬日率棄隴州奔于蜀軍蜀兵

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進攻隴州。以繼岌為西北面行營第四招討。劉知俊會王宗綰等圍鳳翔。岐兵不出。會大雪。蜀主召軍還。還從宣翻復李繼岌姓名曰桑弘志。弘志。黎陽人也。丁酉。以禮部侍郎鄭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珪。繁之姪孫也。鄭繁見二百五十九卷唐昭宗乾寧元年考異曰薛史梁末帝紀無珪初拜相年

月此年十月丁酉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鄭珪兼刑部尚書平章事至貞明四年四月己酉又云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鄭珪兼刑部尚書疑貞明二年拜相四年轉刑部尚書也本傳云。累遷禮部侍郎。貞明中。拜平章事。唐餘錄均帝紀。貞明二年十月丁酉。禮部侍郎鄭珪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今從之。又高若拙後史補云。珪應一十九。舉方捷。姓名為第十九人。第行亦同。自登第。凡十九年為宰相。今按珪光化三年及第。自光化三年至此年。纔十七年矣。又不可合。己亥。蜀大赦。晉王遣使如吳。會兵以擊梁。十一月。吳以行軍副使徐知訓為淮

北行營都招討使。及朱瑾等將兵趣宋毫。與晉相應。起七既渡淮。移檄州縣。進圍潁州。十二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大漢。楚王殷聞晉王平河北。遣使通好。好呼晉王亦遣使報之。是歲。慶州叛。附于岐。慶州本岐地也蓋因去年李保衡以鄜寧附梁遂為梁有岐將李

將兵討之。破岐兵。下寧行二州。為定平鎮廣州州考異曰薛史賀正傳貞明二年慶州叛為李繼陟所據帝命左龍虎統軍賀正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諸軍都虞候與張筠破涇鳳之衆三萬下寧行二州此非小事而未帝紀李茂貞傳皆無惟壞傳有之今以為據河東監軍張承業既費用事。其姪瓘等五人。自同州往依之。晉王以承業故。皆擢用之。承業治家甚嚴。有姪為盜。殺販牛者。承業立斬之。王亟使救之。已不及。王以瓘為麟州刺史。承業謂瓘曰。汝本車度一民。與劉開道為賊。劉開道必指劉知俊也知俊為梁開

道指揮使又嘗鎮同州車尺遮翻慣為不法。今若不悛。慣古忠翻死無日矣。由此。瓘所至不敢貪暴。吳越牙內先鋒都指揮使錢傳珣逆婦於閩。自是。閩與吳越通好。珣虛亮翻閩鑄鉛錢。與銅錢並行。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歸於契丹。及守光被圍於幽州。事見上卷

其北邊士民多為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彊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為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册。考異曰紀年通譜云舊史不記保機建元事今契丹中有曆日通紀百二十年臣景祐三年冬北使幽州得其曆因閱年次以乙亥為首次年始

元神册。二十年。臣景祐三年冬。北使幽州。得其曆。因閱年次。以乙亥為首次年。始

新附四
庚附四
歸附四
本入紀
七本末
作末紀

蜀機
事係天
漢一
作天

今本上有

著神策之元其後復有天贊按五代契丹傳自耶律德光乃記天顯之名疑當時未得其傳不然虜人耻保機無號追為之耳保機虜中又號天皇王虜庭雜記太祖一舉併吞奚國仍立奚人依舊為奚王命契丹監督兵甲又滅勃海虜其王大誣謾立長子為勃海東丹王號人皇王自號天皇王始立年號曰天贊國稱大遼於所居大部落置樓謂之西樓今謂之上京又於其南木葉山置樓謂之南樓又於其東千里置樓謂之東樓又於其北三百里置樓謂之北樓太祖四季常遊獵於四樓之間又曰阿保基變家為國之後始以王族號為橫帳姓世里沒里以漢語譯之謂之耶律氏賜后族姓曰蕭氏王族惟與后族同昏其諸部若不奉北主之命不得與二部落通昏歐陽史曰阿保機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阿保機稱皇帝前史不見年月莊宗列傳契丹傳在莊宗即帝位李存審守范陽後漢高祖實錄唐餘錄皆云阿保機設策併諸族遂稱帝在乾寧中劉仁恭鎮幽州前薛史在莊宗天祐末按紀元通譜阿保機神策元年歲在丙子乃莊宗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二年似不在天祐末及莊宗即位後編遺錄開平二年五月太祖賜阿保機記事猶呼之為卿及言臣事我朝望國家降使冊立必未稱帝安得在劉仁恭鎮幽州前唐餘錄全取漢高祖實錄契丹事作傳最為差錯不知其稱帝實改號置於此

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眾述律后常預其謀阿保機嘗度磧擊党項党項在磧西磧七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虛合兵掠之黃頭室韋疆部也臭泊室韋以所居地名其部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述律后有母

異本有拜 下本有留 綱目二紀 事本末皆 陸本皆

欲結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用與阿保機兄弟也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漢高祖實錄延徽傳云天祐中連帥劉守光攻中山不利欲結北戎遣延徽將命入虜劉恕以為劉守光據幽州後未嘗攻定州惟唐光化三年汴將張存敬拔瀛莫攻定州劉仁恭遣守光救定州為存敬所敗恐是此時仁恭方為幽帥非守光也按劉仁恭父子疆盛之時常陵暴契丹豈肯遣使與之相結乾化元年守光攻易定王處直求救於晉故晉王遣周德威伐之其遣延徽結契丹蓋在此時然事無顯據故但云衰困附於此契丹主怒其不拜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頗知屬文屬之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為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處昌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自晉陽歸幽州自西徂東也省悉景翻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王德明為趙王鎔養子即燕人張文禮也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為晉有當復詣

子即燕人張文禮也

德明問所之

奔契丹帥讀晉王聞存矩不道以致亂殺侍婢及幕僚數人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渝關入營州界及平州石城縣界漢書音義渝音喻今讀如榆下有渝水通

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

比至進牛口比當舊置入防禦軍募土兵守之歐史曰渝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

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硤石西硤石淶疇米磚長楊黃

花紫蒙白狼城以扼之宋白曰渝關關城下有渝水入大海其關東臨海北有兔耳山

覆舟山皆斗峻山下尋海岸東北行狹處纔通一軌三面皆海北連陸關西亂山至進牛棚凡六口棚成相接此所以天限戎狄者也田租皆供軍

食不入於薊薊音幽州歲致繪續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

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

幽州盧龍節度治薊縣嶺慈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勳勳級也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為盧龍

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

間金虜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地乃

關皆天造地設以分蕃漢之限一夫守之可以當百本朝復燕之役若得諸關則燕

州燕京以轄六部號燕京石而與平州自成兩路海上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初謂

燕山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燕山平州盡在關內而異路也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

州古無之唐末阿保機攻陷平營劉守光據幽州暴虐民多亡入虜中乃築此城營州

古柳城郡舜所築也乃殷之孤竹國漢唐遼西地其城外多大山高下皆石不產草木

地當營室故以為名自營州東至渝關並無保障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岡複嶺中有

五關唯渝關居庸可以通餉饋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其山之南則五

穀百果良材美木無所不有出關未數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

殺之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

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南蕃志猛火油出占城國蠻人契丹主大喜即

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哂失豈有試油而攻一國

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

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

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

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婦人智識若此丈夫

機因其能勝室韋從而張大之以威鄰敵耳就使能爾曷為不能止德三月盧文

光之南牧既內虛其國又不能為根本之計而終有木葉山之凶乎

通鑑卷一百六十六 後梁紀四 二十一

綱目則紀綱 陸本末紀綱 同

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走文進以其

部將劉殷為刺史使守之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

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帥眾三十萬救之德威眾寡不敵大為契

丹所敗帥讀曰率奔歸楚王殷遣其弟存攻吳上高俘獲而還

還從宜翻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眾百萬氈車毳幕彌漫

山澤毳充芮翻獸毛盧文進教之攻城為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

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為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

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詣晉王告急間古王方與梁

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

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事

一百九十三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褒而期之以作三存審寶

以為虜無輜重重直用翻勢不能久俟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

踵而擊之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

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為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

即日命治兵治直之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將兵先進軍于涑水

涑水縣屬易州涑音來宋白曰李嗣源時屯涑水扼祁溝諸關以伺賊勢閻寶以鎮定之兵繼之吳昇州

刺史徐知誥治城市府舍甚盛五月徐溫行部至昇州吳以昇常

徐溫巡屬愛其繁富潤州司馬陳彥謙勸溫徙鎮海軍治所於昇

州鎮海軍本溫從之徙知誥為潤州團練使知誥求宣州溫不

許知誥不樂樂音宋齊丘密言於知誥曰三郎驕縱敗在朝夕

潤州去廣陵隔一水耳此天授也知誥悅即之官三郎謂溫長

子知訓也為知訓死知誥得溫以陳彥謙為鎮海節度判官溫但

舉大綱細務悉委彥謙江淮稱治稱治者時人稱彥謙常州人也

為陳彥謙垂死請於高季昌與孔勅修好復通貢獻高季昌為孔勅

徐溫立己子張本太祖乾化二年好呼到翻復扶又翻

異本詳
上於色
形於壯
四本紀
宗本紀
事本紀
同本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

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後梁紀五

起疆圉赤奮若七月盡屠
維單闕九月凡二年有奇

均王中

貞明三年秋七月庚戌蜀主以桑弘志為西北面第一招討王

宗宏為東北面第二招討己未以兼中書令王宗侃為東北面

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為西北面都招討以伐岐也晉王以

李嗣源閻寶兵少未足以敵契丹辛未更命李存審將兵益之

蜀飛龍使唐文展居中用事辰隱張格附之與司徒判樞密

院事毛文錫爭權文錫將以女適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

異本清
上有癸
巳二春
十國字
同

事庾傳素之子。會親族于樞密院。用樂。不先表聞。蜀主聞樂聲。怪之。文展從而譖之。八月庚寅。貶文錫茂州司馬。其子司封員外郎詢。流維州。籍沒其家。貶文錫弟翰林學士文晏為榮經尉。榮經漢嚴道縣地。唐武德四年置。榮經縣屬雅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一十里。傳素罷為工部尚書。以翰林學士承旨庾凝績。權判內樞密院事。凝績。傳素之再從弟也。同曾祖之弟。從才。用翻。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即皇帝位于番禺。漢書音義番禺。音潘。禺音愚。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以梁使趙光裔為兵部尚書。節度副使楊洞潛為兵部侍郎。節度判官李殷衡為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以廣州為興王府。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是年三月。契丹圍幽州。事始見上卷。城中危困。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于易州。閻寶。班在李存審之下。而先書寶者。嗣源與寶先進屯涑水。而存審繼之也。何奴須知涑水。西至易州四十里。易州東北至幽州二百二十里。存審曰。虜眾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陳。吾無遺類矣。又翻。陳讀曰陣。嗣源曰。虜無輜重。用翻。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抄楚交翻。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趣七。喻翻。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水經注。聖水出上谷郡西南谷。東南流。逕大防嶺。又曰。良鄉縣西北有大防山。防。水出其南。按易州即漢上谷郡地。范成大北使錄。自良鄉六十五里至幽州城外。此又驛路也。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為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却。晉兵翼而隨之。張左右翼。而踵其後。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眾。直抵西樓。滅汝種族。此史家以語。而筆之於史也。胡驕入遼記曰。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行幾一月。乃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歐史四夷附錄曰。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西樓門屋皆東向。因躍馬奮槌。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槌。側瓜翻。陳讀曰陣。下同。會慈秋翻。長知兩翻。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

水經注
經上有
谷水二
字

附錄四
樓作其
西文所
上指四
云西東
北南

通鑑卷二百七十
後梁紀五
二

樓也胡
西氏換未
悉以

以下後文
推之是

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音環

患射而亦翻。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于其後。陳于

契丹陳後將夾擊之也。一曰以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倫羸

為翻。越契丹大敗。席卷其眾。自北山去。取古北口路而去。卷讀曰捲。委棄車帳。

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為虜所困得救而解。喜極涕流。契丹以盧文進為幽州留後。其

後。又以為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民。帥讀曰率。下同。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九域志瓦橋北至涿州一百二十里。涿州北至薊城一百二十

里。薊音計。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帥漢卒為鄉導。鄉讀曰鄉。盧龍巡屬諸州。為之殘弊。而捍禦兩蕃內而連兵河朔。其力常有餘。及并干晉。則歲遣糧援。繼之而不足。此其故何也。保有一隅者。其心力專。廣土衆民。其心力有所不及也。時云無田甫田。維秀驕驕。信矣。為于偽。下為承。皆為吾請為。

劉鄩自滑州入朝。朝議以河朔失守責之。河朔失守事見九

月。落鄆平章事。左遷亳州團練使。當其時不能治也。待其入朝而後責之。失政刑矣。冬。十

月。己亥。加吳越王鏐天下兵馬元帥。晉王還晉陽。自魏州還晉陽。王

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軍城謂晉陽軍城也。

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蒲博。及給賜伶人。而承業靳之。靳居。厭翻。吝惜也。錢不可得。王乃置酒錢庫。令其子繼岌為承業舞。承業以寶帶

及幣馬贈之。王指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宜以錢一積與之。帶馬未為厚也。張承業第七。晉王以兄事承業。呼之為七哥。承業曰。郎

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唐人凡為人舞。人則以錢綵寶貨謝之。謂之纏頭。俸扶用翻。此錢。大王所以

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公物為私禮。王不悅。憑酒以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敎使耳。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

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不過財盡民散。一無所成耳。音王

舊史承業傳
無及字
新史同
中綱目

他日卒如張 承業之言 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挽王衣索山客翻挽泣曰

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家誅汴賊朱氏居汴李氏名其為賊若以惜庫物

死于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先王謂晉王克用今日就王請死閻寶從

旁解承業手令退承業奮拳毆寶踏地罵曰毆鳥口翻閻寶朱

溫之黨受晉大恩言閻寶背梁降晉曾不盡忠為報顧欲以諂媚

自容邪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史書曹太夫人者以見嫡母王惶

恐叩頭謝承業曰吾以酒失忤七哥忤五必且得罪于太夫人

七哥為吾痛飲以分其過王連飲四卮承業竟不肯飲王入宮

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張承業于時官特進意亦晉王承制授之也適已答

之矣明日太夫人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史言晉王之在魏皆張承業足饋餉以輔之亦內有曹夫

人故承業未幾幾居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

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以至終身掌書記盧質嗜酒輕

傲嘗呼王諸弟為豚犬王術之承業恐其及禍乘間言曰盧質

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起立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

質由是獲免史言張承業不惟能足兵且能保護士君子晉王元妃衛國韓夫人次燕國

伊夫人次魏國劉夫人劉夫人最有寵書晉宮之次者以見其宮中貫魚失序其父

成安人成安漢斥丘縣北齊置成安縣唐屬相州時屬魏州九域志成安在魏州西一百里以醫卜為業夫人幼

時晉將袁建豐掠得之入于王宮性狡悍淫妬悍下罕翻從王在

魏父聞其貴詣魏宮上謁上時王召袁建豐示之建豐曰始得

夫人時有黃鬚丈人護之此是也王以語夫人語牛夫人方與

諸夫人爭寵以門地相高恥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

記憶妾父不幸死亂兵妾守尸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

此命答劉叟于宮門父且答之而何有于君異越主巖遣客省使

劉瑋使于吳告即位是年八月且勸吳王稱帝閏月戊申蜀主

以判內樞密院庾凝績為吏部尚書內樞密使十一月丙子

北夢瑣言云內
臣劉建豐
新史之
家人傳
同此

傳死
有於下

劉知俊
近所傳
作史近
傳左雜

朔日南至。蜀主祀圓丘。晉王聞河冰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貞明元年。晉得魏博兵。始窺河上。若以破夾寨。為用兵之始。則已十年矣。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

魏州。蜀主以劉知俊為都招討使。見是年七月。諸將皆舊功臣。多

不用其命。且疾之。故無成功。伐岐無功也。唐文展數毀之。數所角翻。蜀主

亦忌其才。嘗謂所親曰。吾老矣。知俊非爾輩所能馭也。十二月。

辛亥。收知俊。稱其謀叛。斬于炭市。劉知俊懼不見容于梁而奔岐。懼不見容于岐而奔蜀。卒亦不為蜀所容。狹虎

狼之性而附人。人必虞其搏噬。其能容之乎。癸丑。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壬戌。以

張宗奭為天下兵馬副元帥。帝論平慶州功。賀瓌平慶州。見上卷上年。丁卯。

以左龍虎統軍賀瓌為宣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尋以為北面行

營招討使。為賀瓌不能拒晉張本。戊辰。晉王畋于朝城。朝城本漢東武陽縣。後周曰武陽。唐改曰朝城。

九域志。朝城縣在魏州東南八十里。又三十里至河。是日大寒。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

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

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兵斬其鹿角。負葭葦塞壑。陸佃坤雅曰。葦即今之葦。一名葦。葦之

四面進攻。即日拔之。獲其守將安彥之。先是。租庸使戶部尚書

趙巖言于帝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為無異藩侯

先悉薦翻。為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宣陵在河南伊闕縣。故請帝因郊而謁陵。

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劉鄩敗。見上卷二年。公私困竭。人心惴恐。

睡翻。今展禮圓丘。必行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勅敵近在

河上。勅。勅謂晉也。勅渠京翻。乘輿豈宜輕動。乘。乘總翻。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

曰。郊祀者。帝王之重事。所以報本反始也。帝不聽。己巳。如洛陽。閱車服。飾官闕。郊祀有日。

聞楊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矣。扼。扼水。謂扼虎牢之險也。從

官皆憂其家。相顧涕泣。從才用翻。帝惶駭失圖。遂罷郊祀。奔歸大梁。

甲戌。以河南尹張宗奭為西都留守。是歲。閩王審知為其

子牙內都指揮使延鈞娶越主巖之女。為子偽翻。

四年。春。正月。乙亥朔。蜀大赦。復國號曰蜀。蜀改國號。見上卷二年。帝至大

甲戌晦

通鑑卷二百七十一

後梁紀五

五

梁自洛陽還

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

晉拔楊劉。揚劉屬鄆州界。又西則濮州界。鄆音運。濮博木翻。

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

上時掌翻。喪息浪翻。

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

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量音先

帝之時。奄有河北。開平之間。幽滄鎮定。魏皆附于梁。故云然。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謂

案柏鄉舊縣之師。皆不得志于晉。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臣聞李亞子繼位

以來。于今十年。開平元年。晉王存勗。嗣位于今十一年。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

者。攻楊劉。身負東薪。為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宴安

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讐。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詢訪

黎老。黎衆也。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臣雖駑怯。駑音受國重恩。

陛下必若乏才。乞于邊垂自効。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

不用。吳以右都押牙王祺為虔州行營都指揮使。將洪撫袁

吉之兵。擊譚全播。嚴可求以厚利募贛石水工。故吳兵奄至虔

州城下。虔人始知之。虔州水行至吉州。有贛石之險。吳先募水工。蜀太

子衍。好酒色。樂遊戲。蜀主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

鬪雞擊毬。喧呼之聲。蜀蓋傲長安之制。附夾城為諸王宅。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

輩其能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為之內主。竟不能去也。

張格贊立宗衍。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二年。惡鳥路翻。去羌呂翻。信王宗傑有才略。屢陳時政。蜀主賢

之。有廢立意。二月。癸亥。宗傑暴卒。蜀主深疑之。河陽節度使

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將兵數萬。攻楊劉城。甲子。晉王自魏

州。輕騎詣河上。彥章築壘自固。決河水。瀾浸數里。以限晉兵。晉

兵不得進。謝彥章梁之騎將也。懼晉兵之衝突。決河水以限之。幽并之突騎。非南兵之所能敵。自古然也。瀾音彌。彥章。許州人

也。安彥之散卒。多聚于兗鄆山谷。為羣盜。以觀二國成敗。晉王

招募之。多降于晉。降戶己亥。蜀主以東面招討使王宗侃為

東西兩路諸軍都統。此伐岐東西兩路之兵也。東路出寶雞。西路出秦隴。三月。吳越王鏐。初

立元帥府。置官屬。前年梁加錢鏐諸道兵馬元帥。去年又加天下兵馬元帥。夏。四月。癸卯朔。蜀

主立子宗平為忠王。宗特為資王。岐王復遣使求好于蜀。岐

莊宗紀

二月甲辰

皇任高氏

新史復
作威武
威武
注下著

爲太后衍母徐淑妃爲太妃。以宋光嗣判六軍諸衛事。乙卯。殺

唐文展。王保晦。命西面招討副使王宗昱。殺天雄節度使唐文

裔于秦州。貞明二年。蜀主遣唐文裔伐岐。遂鎮秦州。免左保勝軍使領右街使唐道崇

官。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驕倨

淫暴。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歐史職方考曰。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揚

州曰鎮南。復州曰武威。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陵府曰荆南。益州梓州曰武安。桂州曰

西川。遂州曰武信。興元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州曰

靜江。容州曰寧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號。更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

其餘僭偽。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于今者。略著于譜。按歐公之時。去五

代未遠。十國僭偽。自相署置。其當時節鎮之名。已無所考。況欲考之于二三百。年之後。

乎。今台州有魯洵。作杜雄墓碑云。唐僖宗光啓三年。陞台州。爲德化軍。洵乃雄吏。時爲

德化軍判官者也。又嘉定中。黃巖縣永寧江。有泗于水者。拾一銅印。其文曰。台州德化

軍行營朱記。宋太祖乾德元年。錢昱以德化軍節度使本路安撫使。兼知台州。台州小

郡。猶置節度。其它州郡。從可知矣。吳之昌化。威武。蓋亦置之境內。蜀城。但不可得而考其地耳。有家妓數十。知訓求之。渠妓

德誠遣使謝曰。家之所有。皆長年長知兩翻謂年已長也或有子。不足以

侍貴人。當更爲公求少而美者。爲于偽翻少詩照翻知訓怒。謂使者曰。會

當殺德誠。并其妻。取之。知訓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

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蒼鶻。總角弊衣。執帽以從。僕人爲優。以一人

軍。以一人。豎角弊衣。如僮奴之狀。謂之蒼鶻。從才用翻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彈上

徒且翻。下又嘗賞花于禪智寺。宋白曰。禪智寺在揚州城東。寺前有橋。跨官河。知訓使酒悖

慢。王懼而泣。悖蒲沒翻。又蒲妹翻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訓乘輕舟逐

之。不及。以鐵槌殺王親吏。槌側瓜翻將佐無敢言者。父温皆不之知。

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于徐知誥。以知誥養子也獨季弟知諫。以兄禮

事之。爲徐知諫附于知誥。以奪知詢金陵張本知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

子不欲酒。欲劍乎。又嘗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知諫躡知誥足。躡尼

彥能馳騎。及于中途。舉劍示知誥而還。以不及告。還從宜翻。又如字。還告知訓以

追之不及也。余謂楊渥徐知訓之于知誥。皆知所惡者也。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諸道副都統朱瑾。

遣家妓通候問于知訓。妓渠綺翻知訓強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

瑾位加己上。惡烏路翻置靜淮軍于泗州。出瑾爲靜淮節度使。瑾益

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恨之。然外事知訓愈謹。瑾有所愛馬。冬貯于幄。夏貯于幃。貯丁呂翻

幃徒到翻。今之葛單。紗單是也。又直由翻。唐韻曰。單帳也。冬貯于幄。欲其煖也。夏貯于幃。既欲其涼。且隔蚊蟲。以養人者。養畜可謂愛之過矣。寵妓有絕

色。知訓過別瑾。過音戈。過瑾而言別。瑾置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

馬為壽。知訓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于戶內。出妻陶氏拜之。路振九國志瑾妻陶氏雅之女也。知訓荅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踏地。踏蒲北翻。呼壯

士出斬之。瑾先繫二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馬

相蹄齧。廡南翻。蹄大計翻。齧魚結翻。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出。

知訓從者數百人。皆散走。瑾馳入府。以首示吳王曰。僕已為大

王除害。從才用翻。為于偽翻。下吾為同。王懼。以衣障面。走入內曰。舅自為之。我不

敢知。吳王行密先娶朱氏。與瑾同姓。因呼之為舅。瑾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繫

柱。挺劍將出。挺待鼎翻。拔也。子城使翟虔等已闔府門。勒兵討之。乃自

後踰城墜而折足。翟虔徐溫親將也。使之防衛。吳王翟直格翻。折而設翻。顧追者曰。吾為萬人

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剄。任音壬。剄古頂翻。徐知誥在潤州。聞難。楊潤

相去五十餘里。難乃且翻。用宋齊丘策。即日引兵濟江。南錄。知誥死。知誥過江。皆無日

江南錄曰。先主開亂。即日以州兵渡江。至廣陵。會瑾自殺。因撫定其衆。十國紀年。吳史

六月乙卯。瑾殺知誥。踰城自殺。戊午。知誥入揚州。代知誥執政。己未。誅瑾黨與。廣本。戊

午。知誥親吏馬仁裕。聞知誥死。自蒜山渡白知誥。知誥即日帥兵入揚州。撫定吏民。按

馬潤相去至近。知誥豈得四日。然後聞之。今從江南錄。按徐知誥勉就潤州。以俟變

本宋齊丘之策也。事見上卷三年。瑾已死。因撫定軍府。時徐溫諸子皆弱。溫乃以

知誥代知訓。執吳政。沈朱瑾尸于雷塘。而滅其族。沈持林翻。瑾之殺

歸。宣諭使李儼貧而困。寓居海陵。李儼宣諭淮南。見二百六十三卷。唐昭宗天復二年。溫疑其

與瑾通謀。皆殺之。嚴可求恐志誠不受命。詐稱袁州大破楚兵。

將吏皆入賀。伏壯士于戟門。擒志誠斬之。并其諸子。壬戌。晉

王自魏州。勞軍于楊劉。勞力到翻。自泛舟測河水。其深沒槍。王謂諸

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甲子。王

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褰甲橫槍。結陳而進。是日水落深。纜及

漆。匡國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衆臨岸拒之。前書河陽

綱目無
本末紀
而字
事本同

據本紀
是月唐
申謝
章移

節度使謝彥章此書匡國節度使蓋自
河陽徙匡國也陳讀曰陣帥讀曰率
及中流鼓譟復進復扶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之

梁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臨岸與涉水者戰則據高者得其利俱戰于水中則勇者勝此謝彥章之所以敗也勝音升

河水為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人遂陷濱河四寨蜀唐

文展既死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格內不自安張格附唐文展見上三年

或勸格稱疾俟命禮部尚書楊玠自恐失勢謂格曰玠方公有

援立大功謂草表使諸公請立宗術不足憂也庚午貶格為茂州刺史玠為榮

輕尉吏部侍郎許寂戶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格尋再貶

維州司戶庾凝績奏徙格子合水鎮九域志邛州蒲江縣有合水鎮令茂州刺史

顧承郾伺格陰事王宗侃妻以格同姓欲全之謂承郾母曰戒

汝子勿為人報仇郾于建翻為于偽翻他日將歸罪于汝承郾從之凝績怒

因公事抵承郾罪秋七月壬申朔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弼為

距鹿王宗瑤為臨淄王宗綰為臨洮王洮土宗播為臨穎王宗

裔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為琅邪郡王自與午度江以來江左以琅邪之王為衣冠甲族故三人皆封

琅邪甲戌以王宗侃為樂安王丙子以兵部尚書庾傳素為太子

少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于

王宗弼宗弼納賄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希指迎合也

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有政事則國震無政事則國衰衰者亡之漸也可不戒哉吳徐溫入朝

于廣陵自昇州入朝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戮徐知誥嚴

可求具陳徐知誥過惡所以致禍之由溫怒稍解乃命網瑾骨

于雷塘而葬之徐溫審知罪在其子故葬朱瑾責知誥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

刁彥能屢有諫書溫賞之戊戌以知誥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

內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府事考異曰按十國紀年六月乙卯知誥被殺至此四十四日吳之政事必有所出蓋

知誥至廣陵即代知誥知誥至廣陵即代知誥兼江州團練使以徐知諫權潤州團練事代

也知誥至廣陵即代知誥溫還鎮金陵總吳朝大綱朝直自餘庶政皆決于知誥知誥

悉反知誥所為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眾以寬約身以

錢傳球自信州南屯汀州按九域志汀州北至虔州四百八晉王遣間

使持帛書會兵于吳吳人辭以虔州之難間古莫翻晉王謀大

舉入寇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

嗣源將邢洺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

雲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八月

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于魏州兵莫難于用衆是舉也晉兵先敗周德威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

本今主少臣彊讒閒將興少詩照翻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為也

因固辭軍使蜀主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史言王宗鼎

而無維城之助泰寧節度使張萬進輕險好亂好呼時嬖倖用事多求

賂于萬進嬖倖義翻又博計翻萬進聞晉兵將出己酉遣使附于晉且求

援以亳州團練使劉鄩為兗州安撫制置使將兵討之考異曰

天祐十五年八月己酉張萬進歸款薛史末帝紀貞明五年三月癸未削奪張守進官

爵命劉鄩為制置使十月下兗州族守進萬進傳云貞明四年七月被五年冬拔其城

云天祐十五年八月萬進歸于我均王無實錄紀傳多不同難以爲據今以莊宗實錄

列傳甲子蜀順德皇后殂周氏蜀主乙丑蜀主以內給事王

廷紹歐陽晃李周輅朱光葆宋承濫田魯儒等為將軍及軍使

朱光葆當作宋皆干預政事驕縱貪暴大為蜀患周庠切諫不聽

光葆濫音蘊周庠與蜀主建同起于兵閒歷事多矣晃患所居之隘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百

閒明旦召匠廣其居蜀主亦不之問光葆光嗣之從弟也從才

晉王自魏州如楊劉引兵略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于麻家

渡還從宜翻上時掌翻賀瓌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

持不戰凡言相持不戰度其力未足以相晉王好自引輕騎追敵營挑

戰危窘者數四好呼到翻挑徒賴李紹榮力戰翼衛之得免趙王

餘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繫于王本朝中興繫于

王本朝謂唐也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

何由得之安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晉王此語謂王鎔也然王鎔志守祖

父業自豢養而已晉王則至于滅梁

莊宗紀
無謂字
紀事本
末同

以雪讎耻者也。及梁既滅，莊宗之志滿矣。馳騁田獵，意以為不居帷房，以自肥，不知以帷房自禍也。一旦王將出營，都營使李存

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為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陳，將士之職也。」

都營使，都總行營之事，一時署置之官名也。為于偽翻，下王為之同陳，讀曰陣。

存審輩宜為之，非大王之事也。王為之攬轡而還，它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謂左右曰：「老子

妨人戲。」以戰為戲，何晉王之輕也。至聞嗣源入大梁，又何其衰也。歟。伺相吏翻。王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

章伏精甲五千于隄下。王引十餘騎度隄，伏兵發，圍王數十重。

龍翻王力戰于中，後騎繼至者，攻之于外，僅得出。會李存審救

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為忠。史言晉王勇而輕，屢經危殆，其得免者幸也。然再危而再免者，皆李

存審援兵之力，謂老子妨人戲可乎。吳劉信遣其將張宣等，夜將兵三千襲楚將張

可求于古亭，破之。又遣梁詮等擊吳越及閩兵，二國聞楚兵敗，

俱引歸。虔州之勢孤矣。銓且緣翻。梅山蠻寇邵州。梅山蠻居邵州界，宋熙寧五年開置新化縣，在邵州東北二百

五十里。楚將樊須擊走之。九月壬午，蜀內樞密使宋光嗣以判

六軍，讓兼中書令王宗弼，蜀主許之。吳劉信晝夜急攻虔州。

斬首數千級，不能克。使人說譚全播取質納賂而還。譚全播，虔州人，音致，遠從宜

翻又如字。徐溫大怒，杖信使者。信子英彥，典親兵。溫授英彥兵三千

曰：「汝父居上游之地，將十倍之眾。」劉信本鎮洪州，自洪州至湖口，馬當而會于大江，廣陵當江之下流，是信

所居者，上游之地也。時淮南攻虔之兵，十倍于虔人。不能下一城，是反也。汝可以此兵往，與父

同反。又使昇州牙內指揮使朱景瑜與之俱。曰：「全播守卒皆農

夫，飢窘踰年，妻子在外，重圍既解，龍翻相賀而去。聞大兵再往，

必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往必克之。」史言徐溫既能御將，又能料敵。冬，十

一月壬申，蜀葬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于永陵，廟號高祖。

越主巖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劉信聞徐溫之言，大懼，引

兵還擊虔州。先鋒始至，虔兵皆潰。果如徐溫所料。譚全播奔雩都，追執

之。唐僖宗光啓元年，譚全播推盧光稠據虔州，中更二姓及全播自為之而亡。吳以全播為右威衛將軍，領

百勝節度使。先是，吳越王鏐常自虔州入貢，至是道絕。吳越自虔州道入貢，

詳見上卷二年，今虔州入千吳故道絕，先悉蕭翻。始自海道出登萊，抵大梁。此即閩越入貢大梁水程也，但吳越必就

始自海道出登萊，抵大梁。

許浦或定海就舟水程比閩爲近耳

初吳徐温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曰。今大

王與諸將皆爲節度使。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唐授吳王行

都統其子渥隆演嗣位皆宣諭使李儼承制授之

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嚴可求屢勸

温。以次子知詢代徐知誥。知吳政。知誥與駱知祥謀。出可求爲

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見温。說之曰。說式吾奉唐正朔。

常以興復爲辭。今朱李方爭。朱氏日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

天下。吾能北面爲之臣乎。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温大悅。復

留可求。復扶參總庶政。使草具禮儀。草具建國儀注知誥知可求不可

去。去羌乃以女妻其子續。妻七細翻其後嚴續遂相南唐晉王欲趣大梁。趣七

下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進兵。

距梁軍十里而舍。自麻家渡進兵逼行臺村初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瓌善將步

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己齊名。史言賀瓌忌能以誤國事惡烏路翻

一日瓌與彥章治兵于野。治直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

是。晉軍適置柵于其上。瓌疑彥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謂彥章

曰。主上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彊寇壓吾門。而逗留

不戰。可乎。彥章曰。彊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

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謝彥章欲持久以老晉師賀瓌欲決

勝負于一戰以此觀之其智識固有閒矣。蹉七何翻。跌徒結翻。瓌益疑之。密譖之于帝。與行營馬步都

虞候曹州刺史朱珪謀。因享士。伏甲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

澄。別將侯温裕。以謀叛聞。誣謝彥章等以謀叛聞奏于上審澄温裕亦騎將之良

者也。梁之騎將皆死。獨王彥章在耳。丁未。以朱珪爲匡國留後。癸丑。又以爲平盧

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賀瓌爲將即亮翻。帥所類翻。之請也。晉王聞彥章死。

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賀瓌殘虐。失士卒心。

我若引兵。直指其國都。國都謂大梁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

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

將。謂殺謝彥章也。其軍尙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徼一遙翻。不從。戊午。下令

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趨七庚申，毀營而進。眾號十萬。

辛酉，蜀改明年元曰乾德。賀瓌聞晉王已西，自行臺村趨大梁為自東徂西

亦棄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

至，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胡柳陂在濮州西臨濮縣界癸亥旦，候者言梁兵

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

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

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

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

其疲乏，可一舉滅也。此周德威所以破王景仁者也。若晉王能用之，賀瓌必不能支梁事去矣。豈必待李嗣源取東平哉。王曰：

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復扶公何怯也。顧

李存審曰：敕輜重先發，吾為爾殿後，破賊而去。重直用翻為子即

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晉王既先出，周德威若不以此兵從之，則為顧望不進，此誠

王帥銀槍都，陷其陳。陳讀曰陣，下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

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梁

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藉慈周德威不能制，父

子皆戰死。陳既擾亂，周德威雖勇一夫敵耳。魏博節度副使王緘與輜重俱行，亦

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

中，軍復振。據高丘則散兵望旗聞鼓而集，故其軍復振。復振者言其師徒已燒敗，復振迅而起也。陂中有土山，賀瓌

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

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

紛而下，遂奪其山。用兵之勢，據高以臨下者勝。晉兵既奪土山，賀瓌失地利矣。珂丘何翻。日向，晡晡奔賀

瓌陳于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為諸軍未盡集，不若斂

兵還營，請朝復戰。詰去吉翻，復扶又翻。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閻寶

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言王彥章所領騎兵已敗而西去。山下惟步卒，山下謂土

周德威

有不得已者

矣，史言其心

謂其子曰

吾無死所矣

賀瓌

結陳而至

橫亘數十里

王帥

銀槍都

陷其陳

同帥讀曰陣

下衝盪擊斬

往返十餘里

行營左

廂馬軍

都指揮使

鄭州防禦使

王彥章

軍先敗

西走趣

濮陽

梁

入幽州

陳幽州兵

本紀四
下有
領軍
之五
字

本紀四
下有
戰二
李健
傳同

即指言賀瓌陳 于山西之兵 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

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謂周德威之兵喪敗若復引退必為所乘復扶又諸軍

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

得斷在不疑亂斷丁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

眾北歸河朔非王有也言晉大舉而敗退梁兵乘勝度河則河朔必望風而歸梁昭義節度使李

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

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眾復來勝負未可知

也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擐音曰賊大將已遁大將指王彥章王之騎

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眾如拉朽耳拉盧合翻王但登山觀臣

為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為于偽翻幾居依翻嗣昭建及以

騎兵大呼陷陳呼火故翻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鄉令

胡裝各帥白丁萬人于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

相騰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帥讀曰率裝證之曾孫也

胡證在唐歷事憲穆位通顯家富于財證音正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此

謂俱傷而兩敗也喪息浪翻下喪吾同晉王還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

將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軍兵馬使光輔為嵐州刺史晉王悔不

用周德威之言致其戰死故罪已而擢其子嵐盧含翻李嗣源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撓敗撓奴

勢屈為撓不知王所之或曰王以北度河矣以當嗣源遂乘冰北度

將之相州欲自相州歸邢州相息亮翻是日從珂從王奪山謂奪土晚戰皆有

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拔之九域志濮陽縣在濮州西九十里按唐志濮陽屬濮州九域志為澶州治所唐澶州治頓

丘縣宋熙寧六年省頓丘入清豐縣清豐縣在澶州北六十里縣有舊州鎮即澶州所治頓丘城也蓋五代以前濮陽在河南而九域志之濮陽晉天福四年移就澶州南郭

也李嗣源知晉軍之捷復來見王于濮陽王不悅曰公以吾為

死邪度河安之嗣源頓首謝罪王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

罰之自是待嗣源稍薄初契丹主之弟撒刺阿撥撒山割翻刺來葛翻

號北大王謀作亂于其國事覺契丹主數之曰汝與吾如手足

數所具翻兄弟之親如手如足而汝興此心我若殺汝則與汝何異乃囚之莽年

而汝興此心我若殺汝則與汝何異乃囚之莽年

而釋之。撒刺阿撥帥其眾奔晉。帥讀曰率晉王厚遇之。養為假子。任

為刺史。官之為刺史而不釐務胡柳之戰。以其妻子來奔。晉軍至德勝渡

德勝渡在濮州北河津之要也王彥章敗卒。有走至大晉者。曰晉人戰勝。將至矣。

頃之。晉兵有先至大梁間次舍者。此亦晉之散兵也京城大恐。帝驅市人

登城。又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

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

五年春正月辛巳。蜀主祀南郊。大赦。晉李存審于德勝南北

築兩城而守之。唐澶州治頓丘縣。自築德勝南北城。及晉天福三年。遂移澶州。及頓丘縣于德勝。以防河津懼契丹南牧也。宋景德澶淵之役。猶在德勝。熙寧以來。澶州治濮陽。又非石晉所移之地。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為內外蕃漢馬步

總管。晉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漢主巖立越

國夫人馬氏為皇后。殷之女也。巖逆婦于楚。見上卷元年三月丙戌。蜀北路

行營都招討武德節度使王宗播等。自散關擊岐。度渭水。此實

河破岐將孟鐵山。會大雨而還。還從宜翻。分兵戍興元。鳳州。及威

武城。威武城在鳳州北。蜀所築也。戊子。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隴州。

不克。蜀主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于貴臣之家。及遊

近郡名山。飲酒賦詩。所費不可勝紀。勝音升仗內教坊使嚴旭。強

取士民女子。內宮中。或得厚賂而免之。以是累遷至蓬州刺史。

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刺史令錄等官。令縣令錄。錄事參軍。每一官闕。數人

爭納賂。賂多者得之。史言蜀朝政濁亂晉王自領盧龍節度使。周德威死。難其代。且

北邊大鎮。士馬彊銳。故自領之。以中門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以宦者代。功臣失之

矣。紹宏。宦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知嵐州事孟知祥。俱

為中門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鴈門郭崇韜。能治劇。治直王以為

中門副使。崇韜。僮有智略。僮他狄翻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郭崇韜由此佐

晉王滅梁先是。中門使吳珪。張虔厚。相繼獲罪。吳珪薛史作吳珙。先悉薦及紹宏

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位。王乃以知祥為河東馬步都虞候。

自是。崇韜專典機密。為郭崇韜德孟知祥薦之。帥蜀張本詔吳越王鏐。大舉討淮

異本字火
上二帝壯
宋二帝壯
宗二帝壯
及二帝壯
紀二帝壯
未二帝壯
未二帝壯
皆二帝壯
亦二帝壯
兩二帝壯
城二帝壯

十國春秋
景王
下景王
四號
字烈顯

南。鏐以節度副大使傳瓘為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吳自常州東洲出海復沂江而入以擊吳。吳遣舒州刺史彭彥章及裨將陳汾拒之。吳徐溫帥將吏藩鎮請吳王稱帝。吳王不許。夏四月。戊戌朔。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金繼土唐土行也吳欲繼唐故言以金德王。臘用丑。改諡武忠王曰孝武王。廟號太祖楊行密初諡武忠王。威王曰景王揚渥初諡威王。尊母為太妃。以徐溫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為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仍領江州團練使。以揚府左司馬王令謀為內樞使吳都廣陵故謂揚州為揚府。營田副使嚴可求為門下侍郎。鹽鐵判官駱知祥為中書侍郎。前中書舍人盧擇為吏部尚書。兼太常卿前中書舍人蓋唐官也。掌書記殷文圭為翰林學士。館驛巡官游恭為知制誥。前駕部員外郎楊迢為給事中。擇醴泉人。迢敬之。

之孫也敬之楊憑弟子也。錢傳瓘與彭彥章遇。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

及沙。乙巳。戰于狼山江今通州靜海縣南五里有狼山。山外即大江。絕江南渡。舟行八十里。抵蘇州界。自江順流出大海。

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自後隨之則風為傳瓘用。陳侯瑛破王琳。

亦如。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

接船舷田翻。船邊也。傳瓘使散沙于己船。而散豆于吳船。豆為戰血所漬。

吳人踐之皆僵仆潰疾智翻。踐慈演。翻僵居良翻。傳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彥章戰甚力。兵盡。繼之以木。身被數十創破皮義翻。創初良翻。陳汾按兵不

救。彥章知不免。遂自殺。傳瓘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吳

人誅汾。籍沒家貲。以其半賜彥章家。稟其妻子終身稟筆錦翻。給也。

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聯艫。艫十餘艘。蒙以牛革。

設睥睨戰格。如城狀窄才各翻。竹索也。艫。障即蒙衝戰艦也。城上短垣謂之睥睨。睥。匹計翻。睨。五計翻。橫于河流。

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斷音短。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于北

岸。不能進陳讀曰陣。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

紀事本
末上散
作布下
文級下
有焚下
艦四百
六字

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于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爲計。親將李建及日李建及即王建及時爲銀槍大將。銀槍晉王帳前親兵也。故曰親將。建及少事李罕之。爲養子。後復

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効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

鎧操斧被皮義翻。操七刀翻。帥之乘舟而進帥讀曰率。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

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竿。又以木巵載薪。沃油然火。於上

流縱之木巵蓋即用韓信舊法。漢書注所載者爲之。操七刀翻。巵於耕翻。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

艨艟旣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環解圍走。

晉兵逐之。至濮州而還德勝至濮州九十里。還從宜翻。又如字。瓌退屯行臺村。蜀主

命天策府諸將。無得擅離屯戍離力智翻。五月。丁卯朔。左散旗軍使

王承愕。承勳。承會。違命。蜀主皆原之散悉但翻。原者赦其罪也。自是。禁令不行。

楚人攻荆南。高季昌求救于吳。吳命鎮南節度使劉信等帥

武昌節度使李簡等。帥水軍攻復州自鄂州以水軍攻復州。由大江入漢口。泝漢而上。信等

至潭州東境。楚兵釋荆南。引歸。簡等入復州。執其知州鮑唐。

六月。吳人敗吳越兵于沙山敗補。遺翻。秋。七月。吳越王鏐遣錢傳

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拒之。右雄武統軍陳璋。以

水軍下海門。出其後海門在今通州東海門縣界。大江至此入海。遵海東南。則太湖入海之口。舟行出此入太湖。可以達常州之東洲。

壬申。戰于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治直。之翻。吳越攻中軍。飛矢雨

集。鎮海節度判官陳彥謙。遷中軍旗鼓于左。取貌類溫者。擐甲

胄。號令軍事。溫得少息。俄頃疾稍間間如。字。出拒之。時久旱草枯。

吳人乘風縱火。吳越兵亂。遂大敗。殺其將何逢。吳建斬首萬級。

傳瓘遁去。追至山南。復敗之復扶又翻。敗補。遺翻。下同。陳璋敗吳越于香灣。溫

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指揮使崔彥章獲之。紹勇而多

謀。溫復使之典兵霍丘之役。陳紹之功居多。溫不討其外叛之罪。而念其功。故復使之典兵。初。衣錦之役見二。百六

十八卷。乾吳馬軍指揮曹筠。叛奔吳越指揮之下。當有使字。徐溫赦其妻子。厚

化三年。

紀事本末。未除上。有吳都。招討使。五字。

新史。唐。臣傳。木。作大。

遇之。遣閒使告之曰。閒古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汝無以

妻子為念。及是役。筠復奔吳。溫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數所

而不問筠去來之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史言徐溫

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

溫尼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諸將皆以

為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時也。宜盡步騎

之勢。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

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為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

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易以鼓翻戰則立翻。枕

溫能保多殺何為。遂引還。還從宜翻吳越王鏐。見何逢馬。悲不自

勝。故將士心附之。勝音升。史言錢鏐亦能結士心。以保寵姬鄭氏父。犯

法當死。左右為之請。為于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

而斬之。鏐自少在軍中。少詩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

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或枕。任。少。枕。凡。類。此。枕。彼。豈。知。有。禮。記。注。疏。哉。英。雄。之。心。雖。寤。寐。之。間。不。忘。自。警。其。聞。與。古。合。有。如。此。者。

置粉盤于臥內。有所記。即書盤中。比老不倦。比必利或寢方酣

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則寤。時彈銅丸于樓牆之外。以警直

更者。直更者。即持更之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雖大

王來。亦不可啓。乃自他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史言錢鏐之

保其丙戌。吳王立其弟濛為廬江郡公。溥為丹楊郡公。溥為

新安郡公。澈為鄱陽郡公。子繼明為廬陵郡公。晉王歸晉陽。

以巡官馮道為掌書記。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眾。請省

其數。晉王與諸將同甘苦。凡食召諸將侍食。必有不王怒曰。孤為効死者

設食。為于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太原。帥所

即召馮道。令草詞以示眾。道執筆逡巡不為。逡七曰。大王方平

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大讀大王不從。可矣。何必以

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
會崇韜入謝。王乃止。初唐滅高麗。唐高宗時滅高麗。麗力智翻。又力兮翻。天祐初。

高麗石窟寺。眇僧躬父。聚眾據開州。稱王。眇僧僧之眇目者。此開州高麗所置。在平壤之東。今高麗唐餘錄。歐陽史皆云。唐末其國自立。王前王姓高氏。後王建。此據十國紀年。號大

封國。至是遣佐良尉金立奇入貢于吳。八月乙未朔。宣義節

度使賀瓌卒。以開封尹王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代賀瓌也。瓚將瓚藏早翻。

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漕魏。至頓丘。遇晉兵而旋。初欲掩其不備。遇晉兵而

退。旋與瓚為治嚴。令行禁止。治直吏翻。據晉人上游十八里楊村。德

馬步副總管振武節度使李存進。亦造浮梁于德勝。或曰。浮梁

須竹竿鐵牛石困。竹竿所以維浮梁。鐵牛石困所以繫竹竿。困區倫翻。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

進不聽。以葦竿維巨艦。繫于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吳徐溫遣使以吳王書歸無錫之俘于吳。越王鏐亦遣使。

請和于吳。無錫之戰。吳越兵敗。走徐溫。不窮追。講和之計。固已定于胷中矣。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

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史言息兵之利。是時吳有楊楚泗滁和光黃舒蘄盧壽濠海潤常昇宣歙池饒信江鄂江洪撫袁吉

州。吳王及徐溫屢遣吳越王鏐書勸鏐自王其國。遺唯季翻。王于況翻。

鏐不從。九月丙寅。詔削劉巖官爵。命吳越王鏐討之。以劉巖稱大號而職

貢不入也。鏐雖受命。竟不行。受命者。不逆梁之意。不行者。不肯自弊其力。以伐與國。此割據者之常計也。吳廬

江公蒙有材氣。常歎曰。我國家而為他人所有。可乎。徐溫聞而

惡之。為濠見殺。張本。惡烏路翻。

